



黑岩小說

毒雨的傳說

TALES OF POISONOUS RAIN



關於作者

黑岩原名宋志明，資深攝影人及寫作者。

1940年出生於砂拉越，詩巫。為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及英國皇家攝影學會(ARPS)會員。曾任詩巫攝影學會(SPC)會長，詩巫中華文藝社社長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文學組組員。

早年曾熱忱投入改革反殖鬥爭，後逐漸隱退。曾出版多本散文，詩歌，攝影集。足跡走遍婆羅洲雨林及世界各個角落，以鏡頭和文字尋找心中的靈犀。







黑岩小說

毒雨的傳說

TALES OF POISONOUS RAIN



20周年紀念
詩巫中華文藝社

拉讓盆地叢書 25

毒雨的傳說
Tales of Poisonous Rain

-
- 作者 : 黑岩 (HEI YAN)
kelvincmsong@hotmail.com
- 出版 : 詩巫中華文藝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ZHONG HUA
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l, Sarawak.
www.1sarawak.com.my/org/hornbill
- 印務 : 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Sdn. Bhd.(99023-K)
Tel: 084-330211, 339066
- 年版日期 : 2008年9月
- ISBN : 978-983-9508-12-3
- 本數 : (1-300本)
- 定價 : RM20.00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八八
詩巫中華文藝社
文藝營

姓名：

宗志明



作者（頭戴草笠）1989年走訪婆羅洲熱帶雨林，巧遇當地肯雅族群
群集拉讓河邊，舉行盛大的龍舟競賽大會。



作者在四川群山中於海拔4200公尺山頭上，遠處則是5588公尺雪寶頂，是當地人心目中的神山。

目錄

Contents

代序 攝影與文學——于斯	1
母親節，那一天	3
愛到殺死你	6
自從來了女傭之後	10
蘆溝曉月	12
淪落人	15
同仁堂	17
染髮一族	18
舊照片	20
我是小伍	22
雍和宮	25
灕江春雨	27
黃海這個人	30
夢迴地下城	34
陳斯里的兩個版本	37
毒雨的傳說	45
豬籠草	56
康定印象	60
喀什噶爾的胡楊	67
尋找阿里	93
後序 珍惜那一場昔日的風雨——黑岩	104

代序

攝影與文學

于斯

01

有次我們聊起攝影，自然提及攝影是什麼？其實你把這個課題提到一般攝影發燒友，我相信大半影友會支吾以對，攝影似乎不能確定自身是什麼，只是在傳統美學對照下，拍下的畫面。我們在看一張照片，通過觀察原始對象，基本觀念對攝影師（或作者）是不能留下深刻印象，什至目光很少留在照片表面去思考作者的圖意和所傳達的信息。在影展中，我們的注意力，什至國際影賽評賽中，大家都在攝影畫面中，來強調媒體的獨特性，使它提升至美術崇高領域。真正的攝影啟發是在吸引、動態、逗樂、感動中鏡頭後的自我，什至構成一張好片，有支持攝影〈現實〉的價值觀，也有人將其作為自我表達的工具。在二十一世紀中數碼影像的增長，令人領悟到相機不說謊的斷言，總是欺騙性的，雖然在歷史上曾出現過無數照片被偽造或改頭換面的例子，你會相信，攝影是真實佐証的工具嗎？

02

與文友聊起文學是什麼？有人表達文學是某類圖畫的清單，只不過是人們將這類文學作為想像的效果。但每個

人都有不同的閱讀經驗，這份清單到底從那里開始又止于那里，這類清單的開列自然由個別作家，或于他們作品中分門別類，他們稱這些結果是「傳統文學」。在一砂華文學研討會上，提及散文，就有一文學前輩發言，他自問散文是什麼？我不懂，我相信在座各位也不懂。至此我心中在疑問，文學是什麼？你的答案一定也是我不懂，相信在座各位也不懂。在我們提及組成文學的課題，誰都有權不會同意作者們的一致看法，但不同的觀點卻讓我們體現自身價值的關鍵途徑，其實真正的標準也不一定存有，你認為托爾斯泰是一位寫寫畫畫的頂尖人物，也可認為另一頂人物，莎士比亞根本毫無可取之處。不過閱讀，涉及他們的作品，卻讓你于「傳統」或者「經典」探索這種意識形態，確是值得一為的事。

03

我認為一個真正攝影者，若是缺乏文學的探索，就是脫離美學的涵養，在鏡頭下，永遠體會不到真善美的境界。同樣一位文學執著者若是缺乏攝影美學的敏感，他的作品也難體會到那種獨特超想像美感的飛越。（其實很多不會相機的作者卻俱有天生的開麥拉眼）

攝影與文學，看是不相干，其實卻是息息相關。講起文學與攝影，我的文友或燒友也許感到無奈和抽象，其實在這兩個領域實踐中卻是令人感到趣味無窮，世人最悲哀的是我不知文學是什麼？攝影與我又何干？在他們印象中文學是屬於文人無聊閑情逸致之事，攝影是屬於有閑階級玩意兒。朋友相見，不論文友或燒友，希望別說，我早與文學脫節，或我的相機早已高挂，或是文學與攝影的「局外人」。

14.2.2002



母親節，那一天

母親節，那一天，李老太太坐在搖椅上逝世了……。

孩子們發現時，還是鄰居告知，幾天以來怎麼不見她出來走動，在外修剪花草，與鄰居閑聊。

說李老太太在貧困之中逝世也不見得。平時身體確是硬朗，因為她年輕時，曾在風雨膠林生活過，只是那陣子動了手術之後體力就日漸衰退，而且她的孩子，雖不是專業人士，但個個卻不是省油燈，各有所長，不是承包木山工廠伙食，也在餐館有所成就。

早年福州人多在膠林割膠，生活苦不堪言，那時幾個年紀大的孩子跟其他膠園孩子一樣，早上割膠，收了膠汁之後，才到學校上課。這麼辛辛苦苦，總算把孩子帶大，就在老四到拉曼學院讀到三年級，還差一年就大學畢業，老伴突然病逝醫院。老四回來奔喪之後，也就在一木材公司任職，未修完的課程只好來日長遠就計，說來老四的讀書費用全靠二哥，如今二哥已成家，卻是很難在經濟上援助弟弟。

這是二哥的內疚，也是四弟的失望。當然一個窮苦的孩子，為了生計，只好走出社會當一名打工仔，四弟本是李老太太的希望，也令她感到絕望。她也期望在孩子之中，

不能全部取得專業資格，就是一個也好，見到四弟在華人企業機構打拼，也令她心痛，每天要工作到天黑九點過後才回家。華人頭家多是刻薄成性，四弟在那里工作十年，每天回家總是啃冷僵飯菜。最後在自修苦讀之下，終於考到碩士文憑專業，可是公司根本不把四弟的學歷放在眼里，最後只好抱著失落心情，跳糟到別家。只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人家并不把你的專業放在眼里。就像油炸機，在那兒把你的青春歲月炸光。逐漸地，四弟看淡了世間人情世故，頭家在社會雖常扮著慈善角色，心頭暗里卻一直想怎樣剝削你的青春歲月。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四弟也學人在股市打滾，把全部儲蓄的錢，聚集起來與兄弟合夥投資地皮。在那陣經濟起飛的時刻，李老太太的兒子都撈到油水，其中二哥還參與打高爾夫球，擠進上流社會，與部長級人物，進進出出。

怎麼不令人羨慕，而李老太太也感到異常滿足，只是在她居住那地區都是基督教徒，李老太太若不參與教會活動，就要被周遭的人們視為另類，而且那些教會的姐妹也非常熱心，經常在她周圍活動，久而久之她加入教會也是意料中的事。

就在那年老伴病逝醫院時，接受洗禮入教，在生活中突然失去支柱，孤寂心靈，似乎在黑暗的海洋中找到靠岸的浮木，于是李老太太幾乎把全部時間擠到教會活動。

孩子們有了錢，也就個別成家立業，逐漸李老太太感到在孩子心目中失去了重要性，昔日母親節，兒子媳婦孫子總相聚在酒樓，歡唱「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世上只有媽媽好」。至今這些歡呼笑聲似乎越來越遠了。

自從李老太太入院開刀，動過手術之後，行動諸多不



方便，來看母親的兒子，也逐漸在減少，由于身體不舒服，每星期上禮拜堂，還要靠兒子，媳婦用車子載。兒子雖有孝心，但工作繁忙，難免靠了媳婦，而媳婦為了生活出外工作，或繁重的工作壓力，而忘了在舊家還有一個老太婆。

人老了真沒用，有時李老太太不免感嘆，埋怨，就連遠道而來的小孫子也不上奶奶的屋子小住。

「奶奶那里沒有冷氣，熱得要命……。」

為此李老太太還叫人裝了兩架冷氣機，期待兒子媳婦能在母親節那天帶來孫子到她那里小住。

每星期她總是期待，那些昔日來訪的教友，能給家里帶來溫馨，總之沒有心靈的親切，只是這幾個月也少見到姐妹的蹤影。

家里雖裝有 Astro，那些哭哭啼啼的連續劇看了也叫人心煩。家里雖請了印尼女佣，都出了毛病，不是在那里好吃懶做，就是做不了幾天就失去蹤影，兒子也為此感到無限煩惱。

「算了，反正我還走得動」。李老太太賭氣的說，不過代理處承諾改天再換一個新女佣，講歸講，打了電話好幾次，卻不見有什麼動靜。

就在母親節這一天，李老太太感到特別失落，打了電話到兒子家，都找不到人，孤寂一時沖上心頭，坐在搖椅上，頓時感到全身毫無力氣。

這時兒子媳婦卻在參與同鄉會舉辦的孝親節，他們早已忘了，家中還有一個失落的老人。

愛到殺死你

市上發生了第二次搶購風潮，又傳說要封城了，引起一陣無名的恐懼，我騎著自行車到附近一里外迷你百貨市場，見到售貨員口戴口罩在收拾搶購的殘局，見到架上的快熟面，只剩寥寥無幾。

路過天和廣場，去年今日，正是「五一」勞動節的黃金假日檔期，人山人海，如今卻寧靜得可怕，在我的一生中，還是首次見到。十年前在廣場與軍警對峙的人群，那里去？手機傳來封城的短訊，夜間電視新聞立即否認，認為那是謠言。謠言是否是動亂的前奏，不知道。在身旁立即傳來救護車，帶著緊急的呼聲擦身而過，好似家鄉賣瓦斯車的叫喊聲，不過叫喊的瓦斯車間中還播廣告歌曲，待歌曲過後還穿插幾秒的音樂。

回到校舍，老黃顯得有點神經兮兮，問及：「我們這里要隔離了」。「廢話，整個京城是讓你們這批人搞扯了」。

老黃顯得有點無奈，倒回床上，像只斗敗的公雞。「家鄉來了電話，媽媽叫我風聲不對，就往家鄉跑……」。老黃來自西北，染了一頭黃土高原顏色的頭髮，是文革時代落戶西北的新生代。選讀經濟，他媽說，選讀經濟將來好出頭，不像落戶西北窮山溝，走錯了一步，就休想回頭。

「你還好有家鄉好跑，我就慘了，一趟回去，就得花上千元飛機票」。其實家送我來這裡，還不是為了便宜學費，生活費用低。我的其他同學早就飛英國、紐西蘭深造。想著想著手機嘟嘟地響著，來自英國的玫玫問及：「你們那邊情況如何？」

「還好，O.K.」我立即SMS回覆，也不知怎樣心情越來越感覺沉重，一種無形的壓力來自四周，大家都在低聲細語。

「聽說要封校了……」。流言滿天飛，因某教授被懷疑感染，昨天被送入院，引起一陣惊慌，也聽說市區醫院被封了，是建國以來首次重大事件。禁止人們出入，若是封校，我們留在這嚴禁的區內等死，有人抱以悲觀情緒。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許久沒有聽到這樣洪亮的歌聲……。

那一夜，午時零分，正式宣佈封校，不過校內平靜得出奇，只是一切生活正常，來了公安軍警，拿了塑膠長條，把大門給隔制，并放置一木牌「禁止出入」，以示警告。不過軍警的荷槍實彈卻是沒有長眼，當然同學們再也不能自由出入校門，校內餐廳依然營業，不過卻冷清了許多。

看到老黃一伙人，繪聲繪影，似在策划什麼大陰謀，待我走過，他們卻緊閉著嘴，好似沒怎麼一回事。

平時有說有笑的場面不見了，大家是否在期待什麼大事發生，那天在餐廳熒光幕上，見到高大人及其隨從被撤職了，罪名是隱瞞事實，并宣告事態將透明化。

母親來了電話，在海外她們都知道都東區發生了嚴重的病疫，還責怪我為什麼活在京城卻一點頭緒都沒有。反正學校已停課，關在宿舍也百般無聊。順便以手機，探討玫玫在英國的情況，原來她趁著假期，到加拿大安得略省

多倫多探親，姑媽在那兒開餐館，遲不去，早不去，她到達正是華人受感染的異區，她在手機中抱怨，走在街上，洋人均以驚異眼光瞧之，紛紛走避。

我想也許太誇張了吧，她卻以手機回覆：千真萬確，在網絡也見到這樣的訊息：當地大學也不准備收留亞洲學生假期補習班，心中不禁一沉，為什麼我們的膚色要引起諸多不平的待遇。

那是膚色惹的禍，最後玟玟把手機給關上了。

那夜睡到半夜，突然發高燒，天亮後到學校急症室，經過一番檢驗之後，來了救傷車，就這樣我被帶上醫院，住了十天的隔離檢查，再檢查，燒也退了。

主治醫生說：「你沒事了，今天就可出院，請到櫃台去辦出院手續吧」。

到了醫院大門，想招手叫的士回宿舍，卻沒有人要停車，也不知怎麼一回事，問及旁人，都說這些計程車大哥都把出自醫院的病人當著帶菌者。

我是否成了帶菌者，心中不禁起了疑點，只好順便搭了公車，回到宿舍，沿途見到平時熱鬧的地區，也只有行人幾個，小食攤，小商店也因無人光顧早處于半營業狀態。

學校因為疫情嚴重早已無限期停課，能走的學生都走了，只剩下海外的一些留學生，何去何從，一時也沒辦法決定去留。

回到宿舍房間，早已人去樓空，牆上貼了小黃的字條：

「我與幾個同學今早趁了火車回寧夏自治區，行色匆匆，來不及告辭，祝你早日康復」。想是我入院時，他們見到情況不對，早在隔離前先行一步。

還好，我只是普通的高燒，入院沒事，但昔日同樓的幾個伙伴，見我如見鬼，紛紛走避。到了學校餐廳，招呼

了半天卻沒人來，看來我是呆不下去了，人人都把我當另類看。

小黃的手機早就失去了聯繫，也不知這家伙見到我，平時北方人的熱忱性格還存在嗎？醫院雖然証實我沒有受到疫情感染，我如此向人表白，是否引來此地無銀三百兩，連對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因此我也沒把入院情形告訴家人，我失去了真摯告白的勇氣。

那天下午，我耳中突然響起了小黃所說「打回老家去」。

于是打了個電話到馬航班機辦事處，出奇意外的辦好機票，登機手續，填了健康報告表，測體溫，經過六小時的行程，我來到吉隆坡國際機場。

機場依舊冷清，我在想在登機的時刻，在健康表格上問及：近14天內你是否到過醫院覆診；回答是：否。我是否成了人們追蹤漏網之魚。在機場等候專機的時刻，我多想回到綠色叢林的家鄉，雖然我們那里曾有過砍伐森林的傷痕；突然在手機上接到表妹的SMS：我留著戴佩妮的音樂演唱會票子，等著你來領取。

看來我這來自疫區的回鄉消息，早已在家人中傳開。

自從來了女傭之後

她感到有些內疚，也許是一時的貪婪，讓她當上了販嬰的幫凶。

「蒂瑪不知怎麼地，最近把廚房後剛買的檸檬吃得精光」。媳婦偷偷前來告狀，蒂瑪則是剛來的印尼女傭。

這簡單的告狀，讓她感到驚訝，立即在暗中注視女傭的一舉一動，說是女傭，也不是平時叫你做死做活，才划算。

「唉，看她那一副德性，平時懶洋洋，毫無精神，看早上吃完的碗筷，叫了幾次，到了第二天還沒清洗」。母親不禁對放工回家的兒子投訴。

「那就打電話到 AGENT，換個新的」。兒子忙著出外應酬，對母親的嘮叨並不在意。

電話是打通了，對方以目前沒有人手，叫稍等忍耐。

日子一晃就過，還是沒換人，對方還是那句老話應酬。一個月前才見女傭在廚房後不斷嘔吐，三個月後就見她腹部有輕微凸起，經手的人是誰？大家不禁懷疑。

「我們家里不能不明不白來了一個大腹便便的女傭。」家中開了家庭會議。

「而且好吃懶做，確是人變不了，還是早日送還 AGENT。」有人提議。

「經手人是誰？」有人直接問及女傭，平時沉默寡言

的女傭，死也不肯說。最後通過蛛絲馬跡的追蹤，終於找上她的姘頭。

「不要說姘頭，多難聽，人家也是黃花閨女，誰不渴望愛情。」

「找到了證據了，那天我因忘了帶文件，匆匆趕回家……」。兒子那天駕車趕回之際，開了門，突見一黝黑印尼外勞從家里慌張地闖了出來。「我還以為是家里進了賊。」

蒂瑪也惊慌地從背後跟上，真相大白，那就是蒂瑪肚里孩子的經手人。在兒子鐵証之下，蒂瑪也就乖乖地招認了。對方也是來自同鄉的勞工，在情不自禁下，珠胎暗結，至今鬧出人命，只好走人。

「現在面對難題就是把孩子生下……。」兒子毅然決定「反正蒂瑪替人打工，怎能養得起孩子。」于是家里只好多了一個待產的孕婦。

于是家里門口來了陌生經紀，經過一番暗言暗語，待瓜熟落蒂之後，蒂瑪帶著破碎的心，以數千塊把剛生下的骨肉賣給不知名人士，坐回程的巴士回到老家去。

說是以數千元把孩子賣給不育的有錢人家，實際上卻不是這幾個數目，不過孩子落戶有錢人家，命運是否比那日夜奔波，來自貧國鄉區，沒有父親認同的命運來得強，來日拭目以待。

而女傭的昔日主人家，卻得區區五百元的佣金，誰也想不到這區區百元，卻給他們帶來生活的陰影，尤其是母親，在夢魘中，時時聽到嬰孩的哭聲。

「媽，車已在外面等了許久，你還在發夢……。」媳婦按著啦叭聲，高聲地叫喊，母親才如夢初醒，隨著車子趕上教堂的路。

那天，是星期天，聽到教堂奏起呢喃親切的唱詩聲，正是懺悔的時刻。

蘆溝曉月

五十年代，我與曉月在中秋晚會上表演了一場「蘆溝問答」，在那時確是動了這邊城小鎮。於是好事之徒在背後謠傳周子安與曉月在戀愛，不知怎樣謠傳像細菌傳到父親的耳中。

「子安，不是我說你，你的年紀已不輕了，還跟那些青年社的人鬼混，把店里生意放著不管。」我是家中的長子，弟妹還小，未來的接班人當然落在我身上。父親擁有一間小銀號，不過在當時眼光也算不小的錢庄了。

我仍然我行我素，把父親的話當著耳邊風。那晚我與曉月散步在銀色的月光下，于拉讓江畔，我們談著未來，談著理想。曉月突然拉著我的手：「我希望五十年後我們能在蘆溝橋上，再次翩翩起舞，跳著“蘆溝問答”……。」五十年後，哈哈，我們彼此開懷大笑。

那一夜，我們相擁在拉讓江畔，在銀光夜色下，輕吟「蘆溝問答」歌曲，幾時月落西沉也不知。

不久，風聲鶴淚，青年社被迫解散，大批愛國青年紛紛北上。曉月也擠在人陣中，問及我的前途。

一邊是年邁的父親，弟妹年幼，家中無人照顧。一邊是青春煥發的激情，我的愛人同志，怎麼辦？曉月來了電



話，也催了幾次，北歸日期已訂，只是生性懦弱的我，終于選擇了前者，曉月顯得無奈和煩悶，我們終于依依不捨，留下青春淚痕話別。

別後開始曉月還有來信，過後卻音訊全無，我到處打聽，也聽說她被派到西北開荒，也聽說她嫁人，嫁給她企去的葉炳順。葉在北京某報當記者，兩夫妻卻有名無實各居一方。在文革時葉被批斗，含冤而死，不久曉月也受到牽連……最後聽到消息是曉月病逝醫院，臨死前她要求葬在蘆溝旁的永定河岸旁，她深信，子安一定會來看她。

五十年後的初春，我真的隨著旅行團來到了蘆溝橋，心情卻是十分沉重，這裡有葬著曉月期待，可是曉月你究竟在河的那方，讓我來與你共舞吧。

下車後，導游滔滔不絕地說：「這裡自古為交通咽喉，橋東碑內立有清乾隆題：“蘆溝曉月”漢白玉碑，為“燕京八景”之一。橋身兩側石雕欄柵各有140根望著柱……。」

這時，我耳中突然響起戰火炮響，就在蘆溝橋上，那是1937年7月1日，日本候備軍橫踏橋而遭到對岸國軍的猛烈還擊，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日戰爭揭開了序幕。在迷糊戰大中，我攜著曉月擠在難民人潮中，我們搖著國旗吶喊，呼呀我們要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

這時四周響起了“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的雄壯歌曲。接著歌聲漸遠，我與曉月情不自禁在蘆溝橋上翩翩起舞，永定河飄著正是“蘆溝問答”的歌曲。

「瞧，瞧，橋上那位老伯，怎麼在那里流淚，手舞足蹈，是否中了邪……。」旁邊的游人在那兒指指點點，嚇壞了團隊的導游，至于怎麼回到旅館，沉睡了一夜也不知。

第二天，導游關切問及：「老伯，你沒事吧？……」
「沒事，沒事……」我依然與大夥在酒店餐廳吃早點，來

到蘆溝橋之後，心中放下五十年來的大石，人也顯得開朗了。

莫說興亡事，江流映紅日。

西風五十載，今日又東風。

別唉，蘆溝橋，啊人生五十年。

23.03.02





淪落人

「阿東，年關將近，你的房租……」已是三次登門造訪的李嫂。「你的房租已經拖欠三個月了。」一向無咎無譽的陳東，好似不當一回事。

「欠錢不能超過年呵！」

「我一向沒有什麼邦當。」陳東依舊我行我素把李嫂的話當著耳邊風，把眼前李嫂當透明人，駕著那輛陳舊的〈野馬〉，嗖地一聲走了。

陳東是李嫂三房客，一向跟人打散工，就是不知最近倒了什麼霉運，得罪那方神靈，工作老是不順利，而萬字卻輸了一大把，只好整日在家睡懶覺，還娶了吧女露絲，說同居也罷。

露絲在茶間咖啡屋陪客人聊天倒酒，憑著幾分姿色周旋于酒客之間，打情罵俏，過著日夜顛倒煙花生涯，陳東是那兒的常客，常與露絲打烱時刻，以他那破爛坐騎帶她回華僑路木屋，日久之後就自然而然載到華僑路屋寮床上，這樣泡上了。有人提及露絲，陳東總是在回避說：「他是我女朋友。」

其實女朋友與姘頭又有什麼區別，這世道還好笑貧不笑娼。

那夜陳東在吧里接到一單生意，與兄弟到一家九八行收單。

「生意難做呵，過了年才還，大佬多隆多隆……。」望著老板欲哭無淚可憐兮兮的求情。

收賬不能心軟，看著眼前的老狐狸。「欠債不能超過年。」陳東在咆哮，想及高利貴臨前的吩咐，老板幾乎跪下在發抖。

「要不要把店里的東西都打爛。」兄弟亮起巴蘭刀在幫腔。

陳東突然想及李嫂鳩形鵠面乞求的眼眸。在窮追喊打喊殺下，總算為大哥收了一批爛帳。那夜陳東荷包許久已經沒有膨脹了，想及李嫂的房租。「欠債不能超年呵，要不，年年都要欠錢不走運。」那是李嫂對陳東的耳語。

那夜打烊後，又與露絲到另一家夜總會喝得爛醉，在回程大雨中，在陋巷因潮漲淹沒路面根本看不清前方，於是砰地聲，連人帶車翻轉，陳東的世界不在了。

隔天清晨，李嫂早站于門外，猛喊阿東，過了良久都沒有反應，李嫂不禁吐了口水，「死天壽，欠錢過年總沒有好日子過……。」阿東在迷糊中似聽到李嫂的詛語……。

14.2.2002

同仁堂

樂太與女兒隨著團隊來到了同仁堂，實際上她母女倆對「同仁堂」，就像她們到天安門或萬里長城一樣。

話說「同仁堂」己身難保是三百餘年的老藥丸店，因為老板姓樂，所以也把「同仁堂」稱為「樂家老舖」，「同仁堂」藥種繁多，全靠自產自銷，既做老板，也兼夥計。

也因「同仁堂」被旅游局指定為游商店，因此貨真價實，還有專人替人看病配藥，於是樂太也難免給店中老中醫看病，拿了處方在這裡可直接抓藥。

樂太卻看了病不抓藥，旁人問及。

「我是小毛病，醫生說不用抓藥。」其實旁人見她走路一歪一擺，那天上長城走不及兩步便氣喘如牛。

「你是操勞過度，我配一藥方，你去拿藥吧。」老中醫吩咐在身，而樂太的寶貝女兒卻在旁拉扯母親的衣角「一百廿元人民幣太貴了。」

「不如給我拿去買皮包」。

「好，好……」母親愛女心切，忍著身上痛楚，一拐一拐地走出「同仁堂」像只斗敗的公雞。

這時又來了新的客人，繼續繼續聽到講解員道：「這裏的藥質出眾，配方好，很多是出自清宮御膳房，大半是大內秘……」想著，樂太的雙腳又痛了。

染髮一族

左鄰右舍都在議論紛陳。

「隔壁陳佬一家的祖先不知積了什麼德，人都六十開外，卻連一根毛髮都沒白。」

「可是陳佬的兒子卻不一樣，才四十出卻滿頭白髮蒼蒼，瞧上去卻比他老爸老了幾十年。」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有人把話傳到兒子耳邊，他卻滿不在乎。

「我一根白毛髮可管上他媽三根黑頭髮，一只白鬼可吃掉三只黑鬼。」小子一說，老子卻不自在，瞧！這不肖子！擺明是在罵老爸，指著禿驢罵和尚。但老的也有他自身尊嚴，犯不著跟這銀髮無知小輩計較。

年初一，小孫子帶了女朋友跟爺爺奶奶拜年了。瞧小孫子跟他女友那副德性，滿頭褐色毛髮，哈日一族模樣，三代同堂坐在客廳啃瓜子，你瞧我，我瞧你，大家口中不說，卻引自一陣內心尷尬。

「那位是道明寺，那位是衫萊……。」奶奶是電視偶像劇迷，此言一出，小孫子說道明寺非他莫屬，那麼在旁女友一定是衫萊了。

那天黑髮娃娃在看電視，節目的一段新聞大拼盤中提



及某位女子因染髮而得敏感皮膚症，不堪那種狼狽畫面，瞧在倆老心中引起一陣震撼。

「還好，我們所用的染發素，是經過醫生驗證對皮膚絕對安全。」倆老在尋找自我安慰的理由。

那天在菜市場祖孫相遇，見到小孫子滿臉紅點雀斑，有點喪氣，問及衫菜，小孫子顯得無奈。「我們分手了，……」

「為什麼？」陳佬顯得有點火氣。

「她家里人說我染上了怪病，叫她離開我……。」

倆老心中突然一沉，莫非是那染髮素。

25.2.2002



舊照片

十多年前，我們到了意大利邦貝古城一游，大家難免彼此拍照留念，或幫別人拍照，我站在古色古香的異城拍了幾張到此一游的照片後……。

「拍照，我老早不行使這一套了。」當我欲幫胡蘭拍照的時候。「年輕時每到一處就拍了一堆照片，回來沖洗，放大，急著看人照片上有沒變胖變老，變老變丑，那些名勝古跡只不過是背景而已……。」

胡蘭對旅游照片，也真有她的一套，過後只見她，自拿相機，四處卡察去拍她的背景相片了。真令我莞爾。

事隔多年，我在整理一堆舊照片，突然發覺照片中的我多年輕，再翻出早年在意大利與胡蘭共游的照片，確是歲月不撓人呵，難怪胡蘭旅游從不照個人照片留影。再翻中學時代所拍的舊照片，那時我們都嫌這個角度不好，那張曝光不足或曝光過度，怎麼今天看來卻是津津有味，連那時拍壞了，丟在抽屜的個人照片，今天看來怎麼這樣美。

「那時你年輕嘛——」有人在一旁不直接在打擊我。「呵，…」我顯得有點泄氣。「年輕就是美的本錢。」
「人怎能與名勝古跡比，那經得起歲月風霜。」

在看到當年我與胡蘭意大利一游。



「拍照，我老早不興這一套。」不知怎樣，胡蘭的話在我耳邊響起，好似在昨日。

記得那年父親才移居到紐約，偏喜愛到中國城走走看看，有次碰上不講理的老板，由于語言不通，在比手畫腳下，與人吵了一頓，結果那老板說：「不懂講廣東話，就不做你生意。」害得父親臨走時，還氣呼呼地罵了一句：死老頭！至今父親提及還有點氣呼呼。

事隔多年，我們再次來到中國城，那些新移民的年輕小伙子，買賣吃喝不免叫「老頭子」，只是少個「死字」，叫了半天，他才惊覺人家在呼喝他。

那天我們到一世伯家中敘舊，談及他七老八十怎麼悶在家里，為什麼不去參與一些社團活動，誰知觸怒了他：「我才不去什麼松齡組，那里全是老人。」

讓我想及舊照片中的那些人群，改天是否也這樣，唉！

11.09.02

我是小伍

「我是小伍，伍思凱的伍，歡迎你們來北京作客……」
整座巴士游客，由于剛從長途飛機抵達，還沒來得適應，昏昏沉沉。

「我是你的這三天在北京行程的導游，若是各位有什麼問題，我盡可幫忙各位解決，若各位有什麼要求，請盡量提出，我旁邊的駕車師傅，已有十多年的駕車經驗，各位可放心……。」

于是整座車熱烈鼓掌。

還好，算有反應了。小伍心中在想。前個星期，福建海外總行郵電，說這個來自海外，文化素養頗高的團體來北京作客，要公司派一個講解力強，能言善道，非小伍莫屬了。因為小伍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宗教歷史，樣樣精通，小伍也為此在短期內，惡補了老北京地方文采知識。

現在大家面對面，派上用場，而且行程也作了一番更新安排，再也不是慣長的天安門廣場、故宮博物院、天壇、頤和園，因為團員中，有些幾乎三番五次來過北京、若還是那麼炒冷飯，豈不是令人乏味。經過一番研究，萬里長城不去八達嶺，而是居庸關，寺廟則選雍和宮，古今園林就選上恭王府，文化古跡，就是蘆溝橋，其他就是琉璃廠

文化街，王府井，讓大家文雅一番，不是十全十美嗎？至于其他自然景觀，現在北京氣溫攝氏四度左右，聽說還在降溫也就算了。

在小伍與各位相處幾天中，發覺到團中有位老者還是知名的國際書法大家，不只派名片，還到處自我推銷，還是北京某書法學院名譽校長，而小伍對字畫絕對外行，只好裝著一副洗耳恭聽後輩，時不時提出問題候教，樂了老人家，小伍還特別安排他與北京老朋友相見，至于另位神經兮兮，七十高齡的伯伯，則是一位過氣「歌唱家」，不只唱聖詩，劉三姐，連六十年代老歌也琅琅上口，時不時以歌曲自編唱詞與小伍對話。小伍帶團多年這還是頭一遭遇到怪人。至于其他成員嗎？都是成功企業家，有錢有閒，其中有位大胡子，開口閉口：「全中國我走透透，什麼事情我都懂……」看他整天在車上打手機，活像指揮若定，忙碌生意人。最後說穿了，他來北京準備帶兩個中國人到海外工作，据悉酬勞可賺他媽人民幣兩萬元，難怪大胡子沿途購物面色不改。

在與大家相處一段時日，小伍逐漸發覺，他們的文化知識多數來自電視劇情，參觀大觀園時，大家提及都是電視劇（紅樓夢），參觀恭王府花園，他們對何生這角色怎麼那樣熟悉，也是來自電視劇情；還有雍和宮，大家對答如流，也因電視劇〈雍正王朝〉。到了同仁堂，也就進入《大宅門》情節。看來小伍回去還得補中國電視連續劇。

為了顯示自家的美學涵養，于是小伍帶大夥到了中國美術館，一個十四覽廳的龐大建築，這些游客卻以二十分鐘看完里邊的作品，而上了秀水街，卻大包小包買個沒完，幾乎花掉半天時間。到了琉璃廠，他們又顯得格格不入，走馬看花，也不見有人欣賞古玩字畫，王府井大街繞了一

團就回來車上坐。顧客來北京要的是水秀街的贗品，購物中心的品牌貨，還有旅游中心畫廊的模擬畫。那天有位老伯買了一個手拉旅行箱，從人民幣1,200元減到700元，問及小伍，小伍苦笑說：「還好，還好……」心中卻暗叫你被人砍了。還有一副模擬國畫從人民幣2000元標價，減至200元，買到手的劉太還沾沾自喜在向小伍展示，小伍心中想200元，人家還有錢賺呀，也怪不得秀水街的老板都擺著一副隨你砍價的姿態：「你說多少就多少！」

馬來西亞游客說小伍像巫啟賢，小伍得準備一首巫啟賢的歌曲，台灣客人就說小伍像任賢齊，小伍也在惡補《傷心太平洋》，香港人說他像郭富城，小伍也練唱廣東歌曲，因他不熟悉廣東話，唱起來不但走音又走調，但客人一樣還是報以鼓勵的掌聲。

早上送走了台灣的歐巴桑，他們幾乎把小伍當著活佛來擁抱，因為他在雍和宮的一段講解，卻是太感人了。下午來了馬來西亞團，到機場接機，見面一對夫婦高興地喊著：「小伍，我們又見面了……」小伍明知自己忘了對方是誰，卻不得與兩佬相擁感動地說：「真高興我們又在北京見面了，記得那是一九……？」

「一九九六年，福州大會在北北京舉行。」

「是的，是的」

于是小伍又開始作秀：「我是小伍，歡迎大家來北京作客……」

11.4.2002



雍和宮

說也奇怪，來自絕情谷的張大東來到雍和宮一站，人也顯得清醒了許多，而心情也跟著開朗了。雍和宮不論你信邪不信邪，它的密度氣膜拜超能力，卻是令人難以置信。

說起張大東，在這谷里也是眾人皆曉的人物，前陣子為了一些筆墨官司，卻是令人感到不快，每天翻開報紙，矛頭總是對著自家，走在街頭，路人均在指指點點，自身好似一頭怪物，於是卅六策走為上計，出國旅游去也。剛從歐洲回來，便到神州大陸走一趟，回來十天便從星加坡趁游輪到日本北海道。

隨著導游屁股走，這裡是雍和門，那邊是永佑殿，再過是雍和宮和法輪殿，萬福閣。

只是張大東見佛就拜，反正多拜多保佑，身邊的老伴也隨著祈求，「保佑我們吧，讓我們老夫老妻生活平靜，安祥渡過一生。」

只因大東好大喜功，平時扮黃大仙馬前走卒不說，在私在公總要占盡便宜，這次為了堂產鬧得滿身是蟻，因為谷里一口咬定，他是這次挑起風波主謀，而他逢人卻到處喊冤，究竟誰是誰非，總是背後引來一陣愚蠢指點，幾時大東陷入千夫所指，唯一逃避方法則是走為上計。

在雍和宮里有五個殿堂，每處都至少有三個方向的佛要參拜，處在災難世紀的你，何不進入禮拜一下，祈求新世紀能夠升官發財樣樣都來。大東踏入宮的台階，耳中似乎聽到這樣的耳語。

升官是眾人的期望，發財機會誰嫌多，你看老北京每年至少報到一次。還有，別忘了，每處都有東西配殿，對各路神仙都要一視同仁，這樣必功德圓滿，後福無量。于是大東與老伴照著耳邊細語，一一參拜不誤，也許是心情開朗，腳步也顯得輕鬆了許多。

大東嘴里不說，心中領悟卻是旁人難所理解。來到了永佑殿，供的是無量壽佛，殿前的四面佛，真叫人感到一個佛身，四個佛面，真是叫人小看僧面看佛面了。

大東也年輕過，那個年代誰信佛？信的是馬列主義教條，參拜的是唯物主義，只是踏入社會，受到大污缸的點染，自生臭銅味，對人處事也絕對心狠手辣，在谷里，你不吃人，人吃你，想不到這次來到雍和宮，面對釋迦牟尼巨佛，雙旁則是彌勒佛和燃燈佛，還有十八羅漢塑像，似乎在看透了他的今生後世，令他捏了一把冷汗。再看一看彌勒佛像，這尊佛像離地面高十八公尺，地下還有八公尺，直徑八公尺，面對一棵白檀樹雕刻的佛像，大東顯得太渺小，換句話說，在大佛面前，大東是否小人一個。

想到這裡，心情不禁顯得沮喪，但到了雍和宮後，老友見面就說：「大東，你面色好看了許多。」

大東不禁摸著自己的面頰，好似電視上的廣告畫面說聲：「是嗎？」

24.04.02



灕江春雨

我與百合結識是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也因徐的一幅著名潑墨山水畫「灕江春雨」，也因我欣賞那幅欲買其復制畫作品。

「對不起，你慢來一步，這幅復制品，已被這位小姐訂購……。」我冒然地把視線畫中移到抱著歉意的眼眸。

「抱歉，我先來一步……」說著向我深沉一鞠躬，我雖感到有點失落，卻被眼前的端妝淑女形象凝住。

「我叫小百合。」

「我叫林三木。」

我們彼此介紹，彼此認同，卻因徐悲鴻那一幅「灕江春雨」，那時徐悲鴻與妻廖靜人感情甚篤，很多幅畫的題字都有「廖靜人歡之」旁注。「灕江春雨」當然也不能例外。

「你看，這幅潑墨山水畫表達的氣派，仍是畫家的國畫實力體現。」

「這雖是六十多年前的作品，你看它的墨韻水氣像半小時剛完成的作品。」我們邊走邊聊，好似幾十年的老朋友。

「〈村歌〉這幅作品，就有詩曰：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我說。

「那是徐悲鴻年輕時擔任過家鄉女子師範彭城中學及思齊女子一生自奉清廉品德的表現……。」想不到她對徐悲鴻的作品理解超越了我。

「你看，這一幅〈愚公移山〉，1940年作品，更是中國繪畫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接著她說：「徐悲鴻用西方人體作法在渲紙上用毛筆作畫傳達出磅礴的氣勢，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畫里荷鋤創地的氣勢，表達了中國人民移山填海的抗戰決心和信念。」

提及「抗日時期」，我不禁敏感地問「百合小姐是日本人罷。」她聽之嘆喏一笑回應：「你是有日本人的血統吧，我初次與你見面沖動地想以日語跟你對話。」

生性坦誠的百合，確是來自日本大阪，早年她的祖父在民初移民至中國東北，二戰結束後才被遣回日本，她的父親在中國出生成長後隨家人返回日本，因此對中國總存有一份情誼，百合在家人影響之下，對中國文化古物獨有所鍾。

問及我，我也坦誠地告訴她，家父曾留學日本，母親是日本華裔，但我卻沒有詳細告訴他，在我七歲那年，父母發生婚變。母親也攜了兩個妹妹回日本去，於是父親再娶了當年他中學時代的同學。至于我的三叔在二戰死于日本炸彈，我大姑被日本人迫害至瘋狂那段歷史風雨，更不是我願提及。

問及我為什麼會喜歡徐悲鴻的畫。

「我的祖父早年在星加坡買了一幅徐悲鴻的〈馬〉」我說：主要我欣賞徐悲鴻的堅毅性格，他一直信奉座右銘：（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無傲骨）。」

「那你看我是否有傲氣……。」百合突然問及我。引



來彼此的開懷大笑。

於是我們談著不覺時間已晚，於是便相約到樓下咖啡廳。

她還繼續說，她喜愛第七廳的「沉吟」那是一副畫于1936年的作品，那時我還沒出世。她說：「從畫家的畫筆中，讓人深切體會到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雖心表白，但心中不禁吟道：「天地何時毀，蒼然歷古今，平時悲慟意，對此一沉吟」不過最後我還告訴她，我喜歡徐大師1928年親描「睡兒」那是我讀及「蔣碧微回憶錄」的插圖記憶。

咖啡屋出來後，我們繼往東來順涮羊肉，再去捷滾石，在聲勢浩大的舞陣中，盡情釋放自己搖滾奔騰，痛快地在舞曲中泄忿。回到酒店已經深夜兩點，我們還相約明天到圓明園遺址，再到百望山森林公園。

第二天十點過後，搖個電話到她寄宿的酒店，回覆并無此人，頓時我感到有點失落，走到酒店柜台，服務生說有一包東西，早上有人托人交給你。

我拆開一看，正是昨天百合買的「灕江春雨」，內夾有秀麗筆跡。

「謝謝你在北京，給予我愉快的一天，家有急事，今早返日本。匆匆一別，來不及相告：抱歉。我昨天給你的酒店電話，我并不住那里。「灕江春雨」送給你，紀念我們在北京愉快的一天。百合。」

其中一句：「我昨天給你的酒店電話，我并不住在那里。」引起我的遐想，也許「家有事，今早返日本……。」并不確實。于是那天我在北京到處逛，想在人群中，尋回百合的影子，結果徒勞無功，在回酒店的夜晚，在計程車內偶然聽"ONE NIGHT IN BEIJING"的歌聲，隱隱約約……。

黃海這個人

認識黃海這個人，是在「911」事件前，到美國西岸之旅。他是我們西岸的導游，我在西岸的行程，酒店住宿全由他代辦。因為大伙為節省時間金錢，只好由他代為包裝。本來大家盡興未了，還計劃第二年九月再赴東岸，以繼行程，了卻一番心愿，一切都已準備就緒，誰知爆發了「911」事件，一切成了泡湯，連在美國期待我們到訪的黃海也大失所望，於是美國之行成了一個遙遠的行程。

「你知道嗎？「911」事件後，我在美國失業了三個多月……。」那次我們在「911」事件不滿一周年的夏季，再度訪美，在紐約相見時，他吐苦水地說。

說及黃海，他愿是砂拉越泗里街膠林之子。六十年代局勢動蕩，膠園生涯再也呆不下去，於是家人與他匆匆收拾行囊，搬到貓城，接著他的姐姐，姐夫都申請移民到加拿大，也許受到姐姐一家人的影響，移民浪潮一直在他心靈中激蕩。

「我移民美國，不是靠專業，而是靠命運，那是每年一度的抽選，命運選中了我，既然有此難得機會，便不顧一切，攜兒帶妻來到了洛杉磯。」

因為是他鄉遇知己，他有時也情不自禁吐出心中事。

我們這些前往美國旅遊的人，多半回來之後會懷念他。

「我雖然在美國這麼久，妻兒都入了美國籍，只有我還持有綠卡。」

在美國打拼并不容易，美國并非移民天堂，黃海前去，什麼都做，替人包工油漆房子，在華人社區當保險業員，問及他如何會當起導游。

「哦，我當導游也是非常偶然，由于這裡沒有固定職業，有次一位在旅遊業服務的朋友，由于國外團隊太多，叫我幫忙，所以就這樣……。」

黃海為人隨和，在帶團中給人留下好印象，就這樣當起西岸導游，他說他來自砂拉越，懂得馬來語，一些拿督拿汀人物到訪，非指定他帶隊不行。

「反正容易嘛，到西岸來的人，多半鍾情環球制片廠，迪士尼樂園，只帶到門中，約好時間後，就帶他們到餐廳解決三餐。」

反正在洛杉磯，什麼餐廳都有，不說中外，上到印尼餐廳下至泰國餐廳都能找到，由于長久居住，黃海早已老馬識途了。

「這裡反正沒有名川大山，歷史古跡，客人來的主要是新奇刺激娛樂……。」當然洛杉磯之行，也包括拉斯維如賭場，讓大家試試手氣，黃海也參與其盛，不過他卻有節制，點到為止。

屈指一算，黃海留在美國已將近二十年了，孩子都已大學畢業，只是兩佬還在打拼，聽說黃太在一髮廊工作，要到深夜才回家，以倆公婆為了生活奔波，一天也難得見面，就是周日休息，而黃海服務行業，又是不計周日假期，若是客人到訪，幾乎忙到暗無天日，客人一走，又閒得無聊。

說及黃海，大家都以為他早已為美國公民，他說不，為什麼？

「我希望有天我老了一定要回砂拉越……。」落葉歸根，那年他的母親移居至加拿大，由于受不了寒冷氣候與孤寂，不及半年時光，就跑回砂拉越，至今已過世了。而黃海每年都趕在三月清明時節，祭拜她老人家，由于長年在外的打拼生涯，回到了砂拉越好似找到最好的心情避風港。

「那為何當年又千里迢迢赴美國？」有次我在交談中提及。

「那時年輕，充滿理想，以為美國就是移民的天堂。」他說：「加上當時局勢動蕩，能走的朋友都走了……。」

外國的月亮確是比較圓，又有多少人到那里托夢，把心情給破碎了。本來理想主義就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到，而黃海在夢幻之旅打滾，人也顯得麻木不仁了。

「有一次我帶了一個中國團到迪士尼樂園，其中一團員不知不覺走出出口，發覺時欲倒回頭來不及了。守門的黑人警衛不讓進……。」

身為導游的黃海，當然力爭到底，得不到要領，而被那女警用力推在一邊，結果還把他告上法庭。

接到法庭傳票。「我只好找了一位來自香港的律師，想討回公道……。」

「律師先收到我的定金一千元美金，準備跟我辯護。」在國外法律沒人情，律師也一樣沒人情。

「你是準備向美國法律挑戰？」我問及。

「不，我只準備討回法律公道，還我清白，因為那女警衛告我攻擊她的胸部。」

結果呢？



「那律師拿了我一千塊美金後，叫我向法庭屈膝認罪。結果那律師再收我一千塊美金，庭費由我全包。同時禁止我永遠不能到達迪士尼樂園。」

呵，聽了不禁冒了一口氣，是在打抱不平，還是在譴責法律不公。

「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黃海最後自我嘲笑。

「誰叫我是黃皮膚人種。」

「再過幾年退休後，我就回到砂拉越。」也因這樣，至今留在當地的他，只申請工作准証。而我周邊卻有一批人，整天夢想遠赴那自由女神舉著火炬的國土。

15.9.2002



夢迴地下城

「李靜？怎麼是你……」在北京地下城，突然見一貌似李靜的人物、破口而叫。對方先是一惊露出不解的眼神，然後：「你認錯人了，我並不叫李靜。」

那是我隨大夥進入地下城游覽，在賣絨毛被子旅游商店，見面的尷尬場合。不過我卻越看越似我昔日好友，他的神情，容貌舉指，雖然歲月流逝顯得蒼老，但燒成灰，在我心目中，他依然是李靜。看他在那里招呼客戶，也許經我這麼一叫，使他顯得有點不自在，有意避開我雙目直逼的掃描。這時我感到有點失態地問及在旁另一售貨員，他卻有點顯得出不耐煩以譴責的眼光回答我：「你看他挂在胸前的牌子，不是就知道了嗎？」真是一語驚夢，待我看他胸前挂著牌子。

「我是房年華呵，來自馬來西亞……」

「先生我欲做生意，請你不要煩人好嗎？」想不到回應得那麼酷。「我確是名叫李靜，不過全北京有五百萬人口，偶而同名同姓也不奇怪。」說著轉身，招呼其他前來客人，我顯得有點氣餒。

「你怎麼認人家，而人家又不賣帳。」說話的是另一在旁的朋友，有點打抱不平，我只好聳聳肩說聲「算了。」

「這是我住的酒店與電話號碼。」臨走時，也不知怎麼寫下居住酒店與電話號碼傳遞放在柜台，也管不了人家的反應。

回到酒店也迷糊地睡著了。

睡夢中電話響了，樓下柜台有人到訪，我在北京沒有什麼朋友，而且又是深夜，不禁好奇下樓一瞧，眼前立著到訪人物正是李靜，這次真的把我整個人嚇傻了。

「怎麼？是你。」

「我是李靜，我為早上的無禮行為深感抱歉。」不苟言笑，手中抱著一包絲絨被單送給我取暖。

我們彼此凝視坐下，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闊別了四十年後，話題也不知如何開始。談談別後的生活情況，談談那年代，他北歸之後的生涯吧。

「那年我回國後，就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就讀，以優越的成績考上北大醫科學醫……」眼前說話的李靜，讓我想及六十年代我們就讀于家鄉某一間中學。李靜家居七哩，每天清晨五點起身就騎著單車遙遠的鄉區到學校念書。我們由于同班同學而成相好的朋友，後來在母親同意下，他從此不用帶飯盒而把中午一餐寄托在我們的餐桌上。

我本想讓他前來市區中寄宿，而他放學後還得趕回七哩老家後山種植胡椒。後來我更知，李靜在家里是獨子，父親早已逝世，因此家里只有母子相依為命。

「畢業那年，正巧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就落戶到西北甘肅鄉區，在一鄉區醫務所，每天還得上山砍柴取暖生活十分清苦。」這時我耳中彷彿聽到來自四面八方人潮和紅旗，飄揚在北京上空，千百萬人民在挖地道備戰，熱火朝天的畫面重迭而過，而李靜的赤腳醫生形象卻活在不毛之地的西北。

那年，正當我們踏入高中的時候，學校卻發生了「10.29」學潮，也因學潮我與李靜分道揚鑣。學潮後我轉英校，而李靜卻與大批同學北歸了。

「文革期間，青年知識份子響應了毛主席號召向中國西北行進，我也隨大隊落戶西北……」李靜滔滔不言及多姿多采的戰鬥生涯，其間的酸甜苦辣卻不易為人知。他突問及七哩老家。

「哦，哪里再也不是什麼偏僻鄉區，現在已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城鎮……」聽之他在感嘆時間飛快。

据我所知在李靜北歸後，砂州局勢發生巨大的變化。七哩曾經一度成為白區，而李靜的母親也在那年病逝，荒蕪的椒園再也沒人打理。

說及母親的逝世，李靜眼中一閉，不禁流下淚水，在浮淪的氣氛中，我們突然說不出話來……

這時房中的酒店「叫早」電話已在鈴鈴作響。難道剛才所發生的一瞥，是一場夢迴，令我驚訝不已，也令我身上捏一把汗。

午間正是離開北京時刻，在退房時，大堂小姐突然傳遞一絲絨包子給我，說昨夜來人轉交後就匆匆走了。

難道李靜真的昨晚來過？我心中不禁感到疑惑。細心追問過後，原來是我昨天在北京地下城買的絨被忘了帶走，是公司派人送來給我，也因我在柜台留下了酒店地址與電話。與李靜在北京相遇也算是一場夢迴吧。

8.5.2002

陳斯里的兩個版本

版本甲：百萬城堡

陳斯里三起三落，是街頭巷尾人們八卦話題。

陳斯里三起時，身旁圍著都是豬朋狗友，大家都想靠了陳斯里的關係，沾一杯羹。陳斯里三落時，這些人逃之夭夭，不見鬼影。

曾經有一段時期，消沉的陳斯里，聽信了乩童的話，在肯尼丘附近買了一塊龍地，欲蓋一所城堡別墅。乩童耳言，若是你在那里蓋了別墅準是發了。

陳斯里一聽，並不以為然，但乩童的耳語，老是在空中旋轉，好不容易找到那塊寶地，傾家蕩產地，把居住的排屋老家抵押給銀行，他的哲學先斬後奏，他的失敗與成功全憑誤打誤闖，而那寶地地主也因兒子欲出國唸腦科醫學系，欲找一筆資金應急，於是把居住的大片地段割愛一半給陳斯里。

陳斯里又找到了大仙問卦。

乩童大聲拍桌叫嚷：「快買快建。」

陳斯里嚇昏了腦袋，向老婆擺出了伸手將軍之勢。

老婆也非省油小燈，「住百萬大樓老娘要定了。」但

錢從那里來，「那又是男人的事，與老娘又何干？」

只是百萬別墅建了一半，經費出了問題，陳斯里為了面子急得團團轉，在失落中再次以透支方式把自家的排屋押了再押。那是他最後的防線，唯一的家擋。那天陳斯里從律師樓出來後，直冒冷汗，還好大仙的耳言仍在他耳中旋轉，成為自己心中的定心丸。

因為房屋是夫婦名下所供應，而妻子又是無業遊民，整天只知載小孩上學補習，要不就在購物中心遊蕩。

「想不想搬進大樓？」陳斯里以試探口吻問老婆。

臉部木納的老婆顯得無奈，她擔心不但大樓搬不進，說不定還得賠上老屋，那時舉家只好睡路旁。

陳斯里知道這女人心硬，不能強攻，只能軟迫。於是那一夜，突然改變常態，帶了一家大小到附近夜宵市場小吃，還大包小包買回不少東西。隔天依舊上班出差，根本沒提有關蓋樓之事。

這次輪到老婆奈不住火，拉著老公手臂問。

「樓房蓋得怎樣？」進一步裝傻地：「是否可搬進，選個良辰吉日。」

陳斯里一聽，機會終於來了。

「快給銀行封樓了。」接著苦臉的他：「早已停建了半年了。銀行利上加利，那是一把無形的刀。」一把無形的刀，老婆一聽心中一震，人家說銀行是日出中天借你一把傘，雨天則收回，莫非老公頭頂下著一陣豪雨，而眼看他的操心與無奈，一切辦法只要靠了老婆大人。

一日夫妻百日恩，老婆想了一計。

「我出面找姨媽，現在只有她能救我們了。」姨媽是萬字行的老闆。其實那只是權宜偷龍轉鳳之計。實際上陳太存有百萬巨款於銀行，那是天大的秘密。那是丈夫在容

光煥發時期，於醉酒回家伸手於褲袋取之。

算不算偷？陳太有時也會捫心自問。

「我是他老婆嘛。」陳太又在心理自圓其說，不拿白不拿，說不定他在酒醉時給人順手牽羊還不知。

於是她以姨媽名譽，把三十萬轉到老公戶口，陳斯里心里明白那是一齣演給自己看的戲。不過應急，裝傻也就算了。

其實他每月給老婆四千元安家費，除了家用還有剩餘。唉，那是女人家的事，又何苦打破砂鍋問到底，講錢別說朋友，連夫妻也傷感情。

別看陳斯里對身邊錢財顯得一塌湖塗，其實他心中蠻清醒，那位兄弟在他身邊喝過幾瓶啤酒，他都記得一清二楚。哎，人生苦短，凡事也不用斤斤計較，那是他成為周遭人們突擊的弱點。

三十萬現款已進入老公戶口，只是一時緩和之計，而百萬大樓依然沒有進展的跡象。

陳太從期望盼到失望，眼看這輩子也休想進入大樓囉。自那時起，她感到異常失落，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深夜只好一人在家中渡來走去，盼望天趕快亮。

從此不提及大樓，也不准別人問及。陳太本來以為這大樓一建，價值百萬，就安享百萬新娘富貴，誰知卻落下這個田地。

還是姨媽出了主意，由她出面，把陳斯里那間排屋買回自己名下，把陳斯里除名，省他又在外當了房屋把錢花在那些豬朋狗友。姨媽所佔那份股，背後正是用陳太的錢，只不過在玩偷龍轉鳳的遊戲罷了。說來道去，還不是為了擁有棲身之地。

不知趣者問及那停建的大樓。「我看算了反正我沒命

搬進去，還是等待下輩子吧。」

「大樓之事就是他的事。」他就是陳斯里。

陳斯里的承包公司早已關閉，那是業務管理不當，還欠了一屁股債。而陳斯里窮則變，變則通，時不時帶了一批人到菲律賓聚賭，他是帶隊，並不參與，回來時口袋依舊美金滿滿的佣金，那又是陳太伸手的好機會。

說陳斯里不顧家庭並不見得，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總是留下家用。他的人生哲學，不論賺多少錢，留在口袋就不是自己財富，得把它花個精光才算數，因為他不是天生的守財奴。就是這種人生價值觀害死了他，三起時，豬朋狗友一大堆，大落時連小貓一隻也難得一見，他並不責怪這批人，人生相聚苦短呵，人往高處，水往低流，沒有酒肉那有朋友，赤膽忠心只是自欺欺人，山珍海味才是真的。

就在銀行下了最後通牒，限定十四天內理清帳戶，否則依法追究，要拍賣陳氏百萬豪宅，為了面子，陳斯里熱得像熱鍋的螞蟻，恨不得往火炕跳。

陳氏百萬豪宅是陳斯里的夢幻，一旦夢幻破滅，心情落到底谷可想而知。

那天清早，陳斯里因昨晚失眠，人顯得懵懂，在百萬豪宅工地徘徊，往事不禁湧上心頭看到眼前未完成的大樓，有點淒涼的感受，加上寒風陣陣吹來，令他感到喪氣，淚水不禁落下。

「你是這塊地的業主嗎？」令他嚇了一跳，還以為白日見鬼，眼前突現的年青人望著他驚悸的表情。不過一茶盞片刻立即清醒，以狐疑眼神望著立於眼前身穿運動便裝的青年人。

那年青人一瞧也不等陳斯里的反應。



「你是否願意割愛這塊土地，我的家就在你的隔鄰。」

「你願出價多少？」

「隨你開口。」

「當初我以廿萬買下這塊地，再加其他建築費也花了廿萬……。」

「我加一倍價錢，八十萬買下這塊土地及還沒完成的建築物。明天到×律師樓過字，我的律師已帶八十萬鈔票在那里等你，別自誤過了時辰。」

這下連斬帶奏令陳斯里嚇得發呆。待他回魂時還以為眼前是土地公，財神爺，說不定還是鬼。

「我看你是白日見鬼了。」老婆聽了在那邊譏諷，「說不定你想錢昏了頭，小心閻羅王招你做女婿。」

第二天上午十點正，陳斯里帶了文件準時赴律師樓。人家早委托律師打好買賣契約，現款定金，只要簽字立即生效。

兩個星期後，八十萬已登入陳氏戶上，那一場夢幻確是使陳斯里平白賺了四十萬。餘下的還「姨媽」的債，清理銀行戶口，銀行司理又換了一張不同的嘴臉，好似在自己背後打傘，汽車行經理已打了幾次電話，新車到了，幾時來喝茶聊天，說之陳斯里把欠了一屁股的債都還得一清二楚，風光得很。

身邊餘下十多萬，於是那些豬朋狗友又出現了。

有次在無意中，陳斯里聽到對方是著名的腦科醫師，也是從前這塊地主的兒子，那時老父為了兒子赴美深造才忍痛割了這塊祖傳地，如今孩子學成歸來，事業早有成就，那區區八十萬元對他也不是怎麼一回事。

只有陳太太至今還在感嘆，做不了百萬城堡的女主人，命苦呵！

版本（乙）陳斯里的桌子

那天清晨，我與幾個朋友嘆早茶，無意間坐了咖啡店中間桌子。

拉沙妹很客氣地說：「對不起，那是陳斯里的桌子。」

什麼陳斯里的桌子？我心里顯得不很高興，知趣的朋友在旁打圓場。

「我們移到別處吧。」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那又是什麼陳斯里的桌子，還不跟其他桌椅沒有什麼兩樣，問及朋友桌上又沒寫什麼陳某的大名，不如把整間咖啡店劃上陳某咖啡店，只招待陳某一個人算了。

朋友聽我牢騷，神秘一笑，只是不能解開我心中的疑云。望著那長得不賴叻沙妹。

「別老瞧人家，人家如今還是老闆娘呢。」

遠看叻沙妹，猶如含苞待放小花，近看卻是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

再次提及陳斯里的桌子，是那次真的看到陳氏率領幾個工地頭手坐在那里吃早餐，而不是一般無聊的相聚，見他們吃完早點就匆匆離去。朋友說他們的工地就在附近，承建一政府辦公大樓。

看他們一邊吃得匆忙，一邊還在翻閱工地圖樣，吃完付錢就走，吃的是油炸鬼，喝得是白色豆腐漿，當然還有老闆娘親自料理的叻沙一碗。

「你知道嗎？他就是這家咖啡店的幕後老闆。」朋友細聲地八卦。

哦……

「聽說陳斯里每次到浮羅岸那小女子叻沙攤吃出感情。」

呵，我心中突然響起一句流行歌曲，時尚地唱著：「愛

情真偉大……。」

「聽說最高潮的時刻，陳老闆還每天還打包卅包叻沙，給工地工人分享。」

不久這種叻沙愛情攻勢逐漸在發酵，深切地感動了伊人。

「你不用每天早起這樣過活，太辛苦了。」

叻沙妹聽之感動流淚，過了十幾年的叻沙生涯，有那個顧客關心過自己，還不是吃完還錢就走，那有噓寒問暖。

「嫁給我吧……。」有天陳斯里突然採取閃電攻勢。「我是粗人不會說話，我給你一間店屋供你開咖啡店，你只管收錢。給你一間公寓單位，不用操心在外租房。」就這樣直接了當。

叻沙妹聽之，整個人好似處於風暴中，莫非在做夢。

雖然陳斯里人長得不帥，總比那些沒良心的小白臉好的多了。

「愛情真偉大……。」聽了這段不為人知，實為人知的幕後傳言，我心中不時在呼喊。

「不是說陳斯里家里早有兩個老婆，怎麼……。」

「聽說他還帶了二奶到那小女子店里吃叻沙，而老二一瞧眼前的女子不但手藝乖巧，人還長得蠻為標緻，令人疼愛，就以姐妹相稱吧！」

再說身為人家二奶，老爺子說一，難道輪到你說二嗎？

陳老闆三起三落，為了業務長期在外奔波，三餐無定，有個姐妹照顧起居，也是名正言順，心安理得。

於是叻沙妹將陳老闆在低調默許中，築建另一愛的築巢。

而咖啡店的長期熟客也取得配合。叻沙妹貴為老闆娘只在收錢，欲吃她親手料理的叻沙，唯有陳老闆才有這種

口福，那是辣味加甜美的愛情湯。

大家都知道這間咖啡店在那個角落，而且只營業半天，從早上七點至中午十一點半。

十一點半過後，準是吃閉門羹。

只是陳斯里的幾個兄弟，不論貧富均擁有三妻四妾，只是妻妾之間依然相依為命，而對家中主子則是相見恨晚。這貓城的傳奇之戀，不但令人羨慕也令人嫉妒。

版本(丙) 小說情節純屬虛構，如有雷同，請勿對號入座。只是陳斯里的福州打拼精神令人捏了一把汗，不過還好喜劇收場。他與叻沙妹之間的愛情，還引來不少人的羨慕，究竟時代變了，在情海中不是每天在扮演橫刀奪愛，不擇手段的電視愛情連續劇的版本嗎？誰還在乎，只要感覺好就行了。

10.3.2005



毒雨的傳說

在一次村民與伐木公司工友大衝突，我暴露了身份，原來五年前失蹤的工程師，正是這位眼前山里肯雅人，於是我被列為不受歡迎人士，而遭到驅逐出境，但我卻是土生土長的砂拉越公民，無奈我提不出有關的証據，因為我的父母家人早移民到澳洲。於是小涓領著村民籌款，把我送到新加坡。在那里以新加坡為基地，通過當地環保組織，再度取道印尼雅加達經西加里曼丹，靠森林小路步行，沿著河流，經過三個月時間，越過邊界，我與小涓再度相聚於婆羅洲雨林……。

若是你今天問及桑里江，我幾乎沒有印象，卻知它是拉讓江上游的一條支流，河岸青翠一片。

幾時桑里江被染成一片濁黃，支流上游，伐木公司正在那里伐木，本是一條清澈見底光彩奪目的河流，幾時被染成一條觸目心驚的黃河，也聽說伐木公司為此，每戶人家獲得七十元的補償，有誰真正關心河流旁邊的人民命運。

對桑里江存有早年印象，應該是我與小涓初戀有關，那時我才二十來歲的中學生，充滿了人生的夢幻，那應該是人生最不成熟的時期。

有次小涓突問及我：「去不去桑里江？它就在我老家不遠對面江」。

我有點猶豫不決，因為當時桑坡只是一條街的小鄉鎮，夜間沉寂一片，路邊街燈還靠人手點燃，沒電沒水，只靠木屋店前的拉讓江大河，根本沒有旅店好住。小涓似乎看出了我的顧慮。

「沒關係，你可住我的家，我家就在店屋樓上」。非親非故，邀一個陌生人到女孩子家小住，會不會引來一陣無聊的閒言閒語。

「膽小鬼。」那是小涓對我的慣稱，也因常叫慣也不顯得怎樣。

於是我放下種種顧慮，硬著頭皮去闖關。想不到到了那里我才知小涓是家中唯一掌上明珠，任信而好勝心，在家里好似女皇似的。

我是否沾了她的光，在她家里受到優厚的待遇。小地方，人情厚。不過我心中還是為此忐忑不安，一陣陣面紅始終於我臉上浮沉。

說來小涓家中封建保守，無奈出現了一個個性反逆的大小姐。

她家里雖有嫂子，卻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始終在廚房後忙出忙進，在為我這未來的姑爺忙著添菜煮飯。

從小我就聽說到人家家里作客吃飯，千萬不要佔據主人的座位，那就是面向大門的座位，所以我小心翼翼，讓主人坐定之後，才敢入座。

小涓的父親擁有一間雜貨店，但家中成員眾多，要維持這麼一個龐大的家族卻是不容易，而小涓的幾位兄弟，好吃懶做，遊閒浪蕩，不是閒著咖啡店聊天，就是抱著公雞到店前找人斗雞。



他們靠了那些長屋長期顧客帶來土產，再從店中賒賬，買些日用品，然後再把這些土產運到詩巫販賣，把錢存在東家，在賬目是一筆永遠搞不清的數字。

小鎮生活非常幽閒，都是家庭生意，只有樹枳豐收時刻，才僱用一兩個臨時土著。在我居住的那段時日，午後常與小涓到後山走走看看，那里的種植人家。後山只有幾戶人家，都是小涓的親戚家人，那時他們講的都是福建安溪話，都是從唐山落戶到那里。只有少數的福州人穿插期間。到訪總是受到熱烈接待，噓寒問暖，過後總是以一種奇特的眼神直瞧我。

「明天吉蒂芭河有毒魚活動，去不去？」有天清晨小涓問及我。

「什麼毒魚？」我心中好奇地問？

「瞧你這城市獵人，什麼毒魚也不懂的老土。」小涓笑容可掬，顯得天真可愛。

於是隔天在晨霧中，我與小涓趕搭一艘弦外售賣貨品摩多，帶著乾糧水果，往十多里外的河流上游，窺探深山密林的奧秘。

看到小涓在小船上與大夥有說有笑，我那木然的個性卻無形中吃起乾醋。尤其是她的表哥，人長得帥又活潑，不時有意無意在她面前大獻殷勤，以挑戰眼神時不時在斜視看我。其他旁人根本把我這外來客當透明。而小涓抵達目的地後，好似忘了我的存在，溶於眾人的捕魚歡笑。

整條河流，插滿隨風飄揚彩旗，銅鑼聲響貫徹云霄，一片節日氣氛也因毒魚，翻肚的魚隻，滲於水中山藤毒汁，時浮時沉，確是令人情不自禁引來一陣的叫喊聲，我感到整條河流浸在不正常的歡愉情緒。

長屋附近的居民，也紛紛划來自家的船隻，在那里捕

捉浮沉半醉的魚兒。只是小涓手持標槍在那里左插右撥，在晨光下我彷彿見到活潑仙女重現於煙雨映著河流。只是那麼一小隻魚兒被標槍插於尖端，就讓她驚叫了半天。我幾時也拿了小標槍跟大夥左撥右插卻一點收穫也沒有。不過那一次的毒魚讓我留下深刻的記憶。每次懷念小涓，就讓我回憶桑里江，只有那毒魚河流中的驚叫聲和歡愉聲？

過後小涓問我感覺如何？

「我想時光倒流，讓我再度回到桑里江」。我回憶地說。那時我發覺在心靈上，我真的愛上了她。

「不容易，拉子毒魚不是年年都有，還要請求上蒼，托好夢，討個天時地利。」

真的在那一次毒魚也只是我一生中所遇的唯一一次，而且後來人們環保意識加強，更是禁止民間毒魚活動。

「因為隨著毒魚，整條河水都被污染，河流中的小魚大魚都陪了生命，還得等山中大雨，讓洪水洗刷河中污染水源……。」小涓後來提及，那是我遠赴加拿大多倫多留學來往書信中，再度提及毒魚事件。

就在家人為我安排遠離砂拉越到多倫多的時刻，家鄉正處於六十年代動蕩的時刻，而不久小涓也遠赴寶島台灣，就讀當地一家著名大學醫學系。

也記得在中學後期，在學校也見到有些同學在組織學習小組，名為功課差的同學補習，實在散播左傾思想。就在那時小涓的表哥，也因在書包藏有禁書而遭到學校開除。

「怕什麼？學校的教育反正是死教條，反正我不讀書一樣可在社會大學再受教育。」小涓的表哥依然那麼瀟灑天真。

真的他出了學校，就積極參加當時改革社會反殖鬥爭，參與工農群眾中遊行罷工行動，在殖民政府的鐵腕手段高



壓下，他與一夥人轉入地下，進了森林，到砂印邊界游擊基地。最後雖投誠，但卻受到派系鬥爭與排擠，背後有人批評他值得爭意的人物。最後憂悒而終。一個大好前程的男生，想不到命運安排了這麼不同歸宿。

那是受到有關的排擠安排，小涓的表哥到了台灣受聘於一財團公司木材售賣工作，讓他遠離砂拉越，但政治黑手卻不放過他，被台灣列為不受歡迎人士，驅逐出境。

小涓每次提及表哥的不幸，也只有嗷嗷上天弄人的感慨。

「也不知為什麼，他是出生於富裕家庭中的少爺，為了革命理想夢幻，為改變人類的命運，斷送了自己的前程」。那是三十年後，我與小涓相遇於一間內陸土著教堂，提及那年毒魚，那雙情款深深眼神的表哥。

那時我與小涓相遇是卅年後的事，大家都已分別建立了自己家庭，但我們依然不能忘懷當年的毒魚情節，相送於石灘上，相擁於清晰淺水中，小涓獻出了她的初吻的情景，為此曾引起她哥的不滿，什至對小涓怒吼。

「你怎麼把那城市傻瓜也帶到這裡？」

在他們的家族中，是很想把小涓許配給表哥，而表哥正有意，時不時製造機會，偏是小涓與他沒有來電。再是個性反逆的小涓卻不信邪，我行我素，就把我帶到他們家中著為擋箭牌。

她是情竇初開，我卻傻呼呼上賊船，陷入三角戀情。當我初到多倫多時，卻對小涓的懷念特別多。初時每兩天總寫一封情感淋瀝的情書。因為自從毒魚回來後，周遭的朋友，都把我們劃為一雙年輕情侶。她雖小我兩歲，低我兩班級，但卻像大姐般地照顧我的生活起居。

後來家里為我安排到姐夫移民的多倫多那里，姐夫是

美國和平團的加拿大人，那年到砂拉越服務，愛上了姐姐，不久就閃電結婚，隨姐夫移居到加拿大。我的異國生涯就在那里開始。

我本有意邀小涓與我一起前往，無奈她中學都還沒有畢業，也許那是一種藉口吧。而且她開始間接參加當年學生運動組織，再也沒有什麼時間與我相聚，令我心灰意冷。

「別老跟大衛太接近，他思想不健康，是資產階級的子弟。他老爸還是殖民地公務員，說不定是政府特務走狗。」背後頭頭在污蔑。

我很奇怪這些人一直在跟我劃清界限，在排擠我。本來任性的小涓也開始冷落我，令我受到巨大的創傷，這是我離砂拉越遠赴加拿大就讀的原因。當然個性沉默的我，並沒有表白，也沒有機會表白。

於是，我默默地離開這誕生廿年的土地，到了楓葉之國，另尋不同的異國生涯。

物極必反，最後小涓開始背叛她周遭的同學，個人單飛台灣，她心靈的避風塘，因為她有個阿姨遠嫁那里。

只是到異國，我始終忘不了初戀那段時光，只是客觀環境，不同的心態意識，讓我們分離，也許我們已開始成熟。

只是初到加拿大我們之間還有書信來往，彼此訴說心中的苦悶，後來信件逐漸少了，小涓在我印象中也逐漸消失。

大學畢業那年，我曾回到家鄉，也到小涓昔日居住的小鎮，幾乎讓人不能置信那小鎮上的人幾乎都換了班底，不同的面孔，陌生的聲音，我再難找到昔日小涓的倩影。後來在鎮上總算找到當年居於這裡唯一老者。

據他老人家回憶六十年代這裡發生了一次大洪水，水



淹沒了小鎮，死了不少人，而小涓的家人想也是大水災失散，遠走他鄉。

我聽了老者的回憶，心情冷了半截，後又聽說剛好那年小涓在台灣，逃過了這場大浩劫，但小涓去了台灣卻音訊全無。

畢業後，我在一跨國機構工作，心里時不時在關切砂拉越近況，而且經常出國，東奔西跑，那時公司派我到一阿拉伯石油公司，生活在酷熱的風沙里，我與砂拉越的關係，什至與馬來西亞的資訊幾乎脫軌。

那里的報章，電台根本不關心東南亞的局勢，我在阿拉伯一呆就五年，要不是那里局勢動蕩，我想一輩子也許只好葬身於那里無情的沙漠風暴。

有一年我被委派一台灣外資公司，工作讓我沖昏了腦袋，我幾乎忘了小涓和她家後的小河。

有次與同事閒聊中，突然提及在山谷不遠，有一砂拉越姑娘嫁到那里，在一山地人村落教堂當義工。

會不會是小涓吧，我心靈感應立即震撼了起來，我總想找個機會到鄉區走一趟，只是繁重的工作，讓我氣喘不過。

當工作合約到期時，我才猛然想起鄉區小鎮，心目中的教堂。

「哦，你是說小涓嗎？」在我打聽的時候，當地一教會長老告訴我。「她早在幾年前隨夫婿返回砂拉越佈道。」小涓結婚了，我心情好失落。

又一次，我的粗心大意，讓我與小涓失約。

又過了兩年，我調到曼谷，隨後來到吉隆坡。

吉隆坡與砂拉越相隔於一南中國海，只不過兩小時的飛行行程，我選在聖誕節那天，單身飛回砂拉越，那時我

家中幾乎無人在那里，移民的移民，病逝歸西的歸西。來到自己出身的地方，好似陷入陌生的境界。

在那里，我趁了快艇再次走訪那遺失的小鎮，再僱伊班人長舟，經過兩天三夜，終於在布拉甲肯雅人的墾殖區，我終與小涓見面了。

幾乎是不可能的相約，經過曲曲折折終於我們之間實現。

我們相擁而泣，久久不能擺脫激動的情緒。

過後我才知道，小涓在台灣唸完大學後，到山地當義工，認識了於教會工作的山地人，從共識中，逐漸產生情感而結為夫婦。在台灣他們領導村民展開環保，抗議台灣的盲目伐木運動。當年為了佈道工作，他們選擇了海外的砂拉越邊陸地區。

到了邊陸地區，他們與當地村民一起開發山林，過著農耕生活，而她的夫婿在一次砍伐山林中發生意外，來不及急救而死於河邊下游醫院。

丈夫的犧牲，小涓感到非常內疚，要不是她，丈夫也不會隨著來到砂拉越，醫科出身的她，在與自然斗爭中，救得了他人，卻救不了自己的丈夫。她感到消沉異常，但邊陸的教會工作卻全部落在身上，她能逃避嗎？

「那時我心中最懷念的是你，在這深山里除了主以外，你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小涓變了，歷經生活的折磨，她已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務實的追隨者。

過後我在小涓工作的社區，生活過一段時日，我們一起與村民到稻田種植稻米，砍伐森林種植樹膠，胡椒，進入山林尋找獵物，到河中捕魚。

有次小涓問及：「我有一個迷惑的問題，你怎麼能在深山荒蕪沒有人煙的地方找到我。」



「我是憑著心靈感應，對你真摯不變的愛。」

說著小涓臉紅地早已投入我懷中，我們緊閉眼，緊緊相擁，是真摯的愛情讓我找到小涓，讓我們永遠不分離。

不知不覺，我已在深山墾殖呆了半年。

那一夜，窗外的月光顯得特別皎潔，草叢中應聲蟲在輕唱，河邊流水涓涓地流著，輕發輕微流水聲。那一夜我們睡得特別甜，在睡夢中我突然感到整個山村在騷動，輕微的脚步聲都在湧向河邊，我搖醒沉睡中的小涓，手持手電筒，披著外衣，隨著眾人到河邊看個究竟。

到了河邊，我突然驚訝在夜光下的河水中，為什麼有一陣蠢蠢活動的身影，在流水中浮沉地橫過游至對岸。千百隻的山豬在夜光下，默默排列橫游到對岸，我與百個村民都為這氣勢磅礴的異象在發呆，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婆羅洲雨林奇景。

「別出聲，讓它們靜靜地游過。」站於我旁邊的村落長老在我身邊警告地說。

整條河在月光下慢慢在散發出萬馬奔騰的怒吼，到凌晨月光消失，整條河才逐漸恢復平靜，渡江的豬隻也失去了蹤影。

事後我聽到村民說，山豬游過河是百年難得一見奇事，若是當它們渡河時刻開槍射殺，人類將遭到天譴或災難降於人間。

村落的人們都這麼迷信，長屋也流傳在幾百年前由於人們射殺成群夜游渡河的山豬陣，結果下了七天七夜大紅雨，雨水沖毀了稻田和房屋，幾乎沒有一個人逃出生天。

在深山密林里，小涓也跟村民一樣，尊重當地人的習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有時神奇的自然現象，卻是人類永遠不能解開的密碼。

逐漸地，我已遺忘外面的世界，相聚是否在蘊釀別離的開始。

有次在閒聊中，小涓問我：「想不想回到你文明的世界？」

我知小涓在試探我的心情，也就是可怕的一天到來。

為了那句試探言語，我煩了半天，唯有到河邊散步，回憶年輕快樂時光，那毒魚河中的一剎那，還有那帥氣表哥的忌妒眼神，小涓家人的熱忱。

為了小涓我背叛了家庭，不告而別消失在這山林，而對文明世界著了巨大的挑戰。在布拉甲移殖區，我們曾帶領村民反對破壞山林，築起路障，阻上盜竊人類資源，破壞森林生態的環保運動，雖然力量微小，但目的是在於提醒村民，保衛他們的家園。

其實珍妮，那加拿大的混血兒，於我在外奔波的時刻，她早已在世界另一端，在尋另外一個春天，我們是在西方一種模式下結合，也不用分手有什麼道德規範。

那一夜，小涓留在我的室內，整夜我們默默不語。

「天亮潮漲前，有小舟赴下游小鎮……。」

「別出聲」。我以手指掩住小涓的小嘴。「讓我傾聽窗外夜虫的鳴叫聲。」

因為小鎮傳來消息，有一個國外工程師抵達砂拉越失蹤，最後有人見他徘徊在加帛碼頭。

那失蹤工程師正是我。

2.2.2005

後記：婆洲雨林的夢迴

七十年代，我正熱衷於婆羅洲雨林搜密的時刻，在拉讓江上游水之源聽到有關 DAVID 夫婦的傳說著，為好奇的

心理，我僱了小舟和肯雅嚮導及一伊班航手直探他們生活的墾殖區尋找遺失的鄉村，費了將近一連幾天的時間，令人感到失望，我與我的肯雅嚮導都在懷疑，我們是否走錯了方向，還是他們早已遷移，但在回程半途中，我做了一個很奇特的夢。

夢中我見到的 DAVID 夫婦，他們的舉止談吐與肯雅人無異，在一間清澈見底水流的長屋旁，是他們告訴了我，有關他們一生不平凡的經歷。隔天清晨，我們的小舟停靠在一荒蕪的岸邊休息，我也趁此到草叢中小解，突然見到一片肯雅墳地，除了他們的木雕陪葬品外，其中還有令人醒目的則是在大樹叢林中，那矗立刻有 DAVID 夫婦字樣的十字架。我告訴肯雅嚮導我所見，他硬說我可能深山之旅過度疲勞而產生了幻覺。我心中卻一直在疑惑，什至懷疑眼前所見。

那一夜，我們在河邊扎營，我睡得不很安寧，因為隨風而來，時不時傳來肯雅人群眾的民間清唱，甚至聽到人群的歡愉聲及雞隻豬群的叫聲。到了夢醒時，身上不自主流下一把冷汗，再也不能入睡，我身旁的伙伴卻在呼呼大睡。

黎明時分，我甚至聽到雞鳴聲，附近卻跟本沒有人煙。回來後，我全身發燒，並得了怪病，在加帛醫院躺了一星期。嚮導到醫院來看我與我話別，並說我中了邪，我說我不怕，根本不信這世界有鬼，我雖然不是基督教徒，但我行李中，總存有一小本聖經，在我遠赴內陸毫無人煙的地區，它是我的定心丸。

出院後，沿途所拍的千張底片，卻全部走光，沒有一張是好的。婆羅洲雨林之旅充滿脆異，令我感到迷惑。多年後我以小說形式，紀錄那一段內陸之行的心情。

03.02.05

豬籠草

那天我在古晉大石路，一家餐廳兼賣豬籠草小賣店，見到了她。那熟悉的面孔，那熟悉的聲音，令我感到驚訝，我又不敢很冒昧地問她，我們好似在那里見過面。

而她卻沒感到我驚訝的眼神，在一旁滔滔不絕在介紹豬籠草的品種與培植方法。面對滿臉雀斑的她，我仿佛陷入早年烏也路山林的一段時日。

那時烏也路一帶還沒開發，我與小砂兩人騎著鐵馬到處遊蕩，也不為什麼，只是感到無聊，後來遇到山里一帶小孩，他們說在河的上游，有人在毒魚。

所謂‘毒魚’則是以一含有毒汁的山藤，將它捶碎，再將毒汁流放於河中，不久河中的魚兒小蝦紛紛中毒浮出水面。那是一種很古老的毒魚方式，當然引起我們巨大的興趣，而那時我正熱衷於種植胡姬花，也聽說山里有巨大的胡姬花攀於森林大樹。

年少的我，一向喜愛奇花異草，那時我家背後，就擁一個小小花園，都是採自深山的花卉，當然深山的野胡姬依然是我的最愛，因為追尋野生植物的理由，如今卻讓我陷入於深山野林。在我發現自己迷路的時刻，心情並不緊張，還是蠻有信心，而跟後的小孩開始緊張，亂闖亂撞。

小砂也跟著緊張起來，怎麼辦呢？他問及我。因為無論我們怎麼走，只是在林子里繞了一大圈，最後大家又回到原頭路。

「我看我們不能再這樣亂闖，萬一走向相反的方向，不是越走越遠」。

小砂的一句話提醒了我。於是我們就在原地的木頭，像是休息，也在思考怎樣走出這大圈。

只是那些不聽話的小孩子，卻各自逃命，遠離我們而去。

這時我才感到深林的寂靜，除了偶而一兩聲鳥叫聲外，什麼動靜都沒有。「聽，那是什麼？」我與小砂心靈突然震撼起來。一陣山大王開山的機動聲，引起我們一線的希望。只是偶而那麼一陣子，聲音又沒有了。

往手上的錶一看，正是午後五點。過後，只是那麼一剎那，那機器發動叫嘯聲已停止，也許築路工人在放工的前夕，開動了最後一次的機器。

又一次讓我們失望，接著天色逐漸地灰暗下來。那些亂闖的小孩，又轉回原地，其中一個年紀較小的甚至嚇得尿流滿褲。另一位年紀較大的甚至哭了起來。這一哭亂了大家的陣腳，接著他又在那里禱告，唱聖詩，我想這時除了祈求上帝保佑之外，別無他法。

這時卻下了毛毛細雨，黃昏過後是夜晚到來，眼前逐漸一片漆黑，同時蚊子也開始在周遭向我們攻擊了。除了辟辟拍拍打蚊聲，大家再也不交談，只是等待黎明早點到來，而我卻在昏迷中，走向了森林的另一端。

那是一個雨後的午間。我們一路與蕨類植物摩肩接踵，受葛藤的阻攔糾纏，扒著樹皮爬上陡峭的崖岸。

在這些圍柱伏，板狀根狀，以及各種如吊著扶牆或凸出面板的樹幹之間擠進鑽出。

這時我才發覺眼前的森林有著驚人數目的品種，就是在白天，置身於那牢不可破的幽暗郁閉之中，這裡竟然是世界上物種最豐富的地區。

在河邊崖岸上的許多小樹，其枝極間多附生著菌科植物，四處開著鮮艷的花朵，這些花朵多半是由蝙蝠幫忙授粉，里面產出一種非常硬大，堅硬，表皮有著綉褶的種子，大小剛好可放進口袋。

「種子里面含有大量的養份，好讓自己有機會在這貧瘠的土壤里面萌芽」。說這話正是長久住於這林中，滿臉長滿雀斑的妙齡女孩，那是我經過長途跋涉，首次見到的人類。

「這裡我們叫猴杯的植物」。她的口吻跟我幾十年後見的眼前女孩一模一樣。

「你這些雜亂無章的感覺，令我感到莫明其妙，簡直不可思議，你那令人無法置信的旅程，觸發洋溢魅力而親切的冥想」。老胡聽我的感覺之後，這麼的感嘆。

我卻是在那次迷失的森林，見到迷失的她，我倦著若大冤枉的陳情，卻是給旁人帶來一笑置之。

我們在林中相遇，有些感到，她像栩栩如生的珍奇鳥禽，也像鮮活記精采，卻不幸相對脆弱的人類。

那次的相遇，卻讓林中兩點滴在我嘴邊驚醒，隱隱約約見林中遠處閃著亮光，在一片人聲吵雜的搜尋隊伍中，打斷了我的遐想。

原來村落居民，發現他們的孩子跟著兩位陌生人走過林中而消失，而我與小砂也說托了那批孩子的福才被尋至。

帶頭的大哥，也許是生性剛直，說話沒什麼涵養，過後他跟人提及總是開口罵；「媽的，三更半夜要我們舉著火把到後山森林，結果把人找到，連一包紅包都沒有。」



「我的內褲叫你家的阿姐洗，你看濕透透……」。

能回應嗎？那時我們正處於年少十五二十時，那知此間複雜的人際關係，也不懂這些繁文縟節。

過後警方也來人，叫我們前去錄口供，因為少年迷失森林，一經報上曝光，在那敏感的年代，一切事件的發生，總引起不同的遐想。

過後隨著生活的奔波，我早已忘了那昔日的年少風雨。只是那昔日相遇的雀斑面孔，令我久久難忘。就在森林迷失之後，小雅為我在花圃買了許多胡姬，只是這台灣進口基因植物蘭花，並不能持久，花開花落之後，不是枯死就是變種。

最近人們的環保意識增強，許多森林植物，如豬籠草也被人從大森林中，移置市區住宅。

那天我聽小女兒說，大石路旁有一家賣豬籠草，想不到在那里讓我遇見夢中的女孩，她風采依然，還是那麼年青，充滿活力，對大自然懷著巨大的憧憬。

「我們是否在那里見過面」。我心中在置疑，但卻不敢冒然地問起。反正買花就買花，何必節外生枝。

心中也這麼地假設，若問及，一定會引起她驚悸的眼神。我只是默默地聽，她那一番不停的培植豬籠草的經驗，讓我回首一段迷失雨林中的記憶。

回憶卻是讓人不為返回現實世界，而我卻願在那段不凡回想中，讓我的人生再度從頭開始。

「猴杯……」她說：「我們這裡是這麼稱呼這種杯狀的植物」。她的聲音像風吟飄於婆羅洲雨林的上空。

後來我在資料中，尋至猴杯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豬籠草。而它卻讓我出乎意料讓我陷身現場，隨著神遊的魅力，讓我再次有闖入熱帶雨林一探究竟的衝動。

兩種不同版本的雀斑面孔，讓我痴迷，也不知身在何處。

康定印象

從九寨溝回到成都，與老胡夫婦分道揚鑣，他們上峨嵋山，樂山，都江堰，而我則向大渡河，康定的方向走。

清晨到車站，搭上康定的長途從巴士，計劃在康定半途落車，在瀘定隔了一夜再說，那是一個海拔 1330 米的縣城。

擠進人群爆滿的車子，大家均以好奇的眼光瞧著背包打扮的我。其中一位身穿藏服的年青人問及，「同志，你是否上錯車子，這裡是開往瀘定的車子」。

瞧著他那棕黃的膚色，烏黑好奇的眼珠，我定一定神。

「我確是去瀘定」。他聽之好似摸不住腦子。

「你是來自國外的觀光客？」

「是的，我來自馬來西亞，砂拉越」。

他依舊抱著迷惑的眼神，在解碼眼前人。

「馬來西亞知道嗎？」我問。

「聽說過，不過砂拉越我就不懂了。哦，我忽然想及上一輩人，好像到過馬來亞一帶附近地方」。

年輕的藏人，這麼一提及令我想及早年在母親年輕時代，時常見到了西藏人沿家逐戶在售賣當地的藥品。其中一粒蜈蚣石，就是母親買自西藏人的手中。別看那粒精小



的蜈蚣石，若不幸給蜈蚣咬之，只在犯處，輕放這小石，發炎之處，腫脹部位立即消失。那是我首次對藏人的印象，也開始知道在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叫「西藏」的地方。後來上了中學，才知道這批人翻山越嶺，跨過印度邊界，趁商船來到馬來亞，再以海路抵達砂拉越。不過當我知道人世時，早已不見他們的蹤影。心中一直在嘀咕，這些人還是當時靠砂拉越是英國殖民統治，同樣他們抵達英聯邦的印度便輕易申請護照來到我們這裡。

在晃搖的車上不禁睡著，當我沉澱來到大渡河的美夢時，車已到了車站，幾時身旁的藏人已離我而去也不知道，因為我是最後的一個下車者。

來到了瀘定，我得在周遭瞧一瞧，體驗對這山城的感受。它處於四川省的西部，青藏高原的東南邊緣，在這由高山和草地組成的鄉鎮，確是讓人耳目一新，這裡就是川藏咽喉，其中藏族佔人口七十巴仙以上，怪不得走在街上，好似步入西藏，而漢人在這裡反而成了少數民族。

說來不信，我在街道溜躑的時候，卻誤闖進一台灣人開的牛肉麵擋，引起我的注目是它的招牌擺明寫著「台灣牛肉面」漢字。

我踏進店內以台語喊著：

「頭家來一碗牛肉麵」。

本來埋頭於煙霧迷濛的老闆，突然抬起頭，驚愕地望著我，以台語問我。

「你說什麼？……」

「我說台語」。我乾淨俐落地回覆。

「阿兄，我十幾年沒有聽到鄉音了，這一碗麵算我請客了」。

一回生兩回熟，不及半茶時分，我與這位台灣佬立即

混熟了。

「你是來自台灣？」他急知好奇地問。

「不，我來自馬來西亞，砂拉越，而你呢？」

「怎麼從老遠的台灣流落到這裡。」這次輪到我好奇地問。

「我本是從台灣來到大陸打工，在一台商機構做事，後來在成都認識了一川妹子。」是川妹子的穿針引線。

「在替人打工是會比較清閒，只是川妹說替人打工，一輩子不會出頭。」

就這樣，他夫妻倆便落戶在這裡，開了一間適合藏人口味，獨一無二的台灣牛肉麵，因為這裡還有回、薑、納西族人，不過老闆隨鄉入俗，「台灣」兩字只顯示他對家鄉的懷念。

那一夜他還約我十點過後再來痛飲一杯，無醉不歸。

那一夜，我真的赴約，川妹子還特地為我這「遠方的客人」炒了四川小菜，什麼酸辣豆花，串串香，擔擔麵都上桌了。

在言醉之間，我們談及老闆的台南家鄉，因為我早年留學台灣留下的印象。想不到他對台灣的政治瞭如指掌，原來他家的後院裝有衛星電線，每當收工之後就泡在電視機前。

「若是台灣總統選舉，你是否趕回台灣投票」。帶著醉意我問及。

想不到這一句醉話引起老闆諸多的感慨。

「那個什麼阿扁，李登輝之流，一上台就搞台獨，分裂祖國統一活動」。在我心目中，阿毛老闆早已受到中國統戰的思想教育，逐漸在失去本土人的意願。

「看我，我不是與川妹子在這裡落地生根，海岸兩峽



早已和平統一。」

看那川妹子卻一點也不潑辣，在收拾碗筷微笑地瞧著丈夫的醉態。

我心想阿毛在這遙遠的邊陲，怎麼資訊還這麼發達，後來一瞧原來他屋後，裝有碟形衛視，台灣中視台，TVBS都能收看到。

那一夜兩點過後，我才在醉意情況下回到雅古都飯店。

半夜醒來，想起座落於瀘定河的瀘定橋，那由13根粗大的鐵鏈固定在兩岸，其獨特的建造手法，讓人想及1935年5月29日，紅軍英魂，那年紅軍長征途經這裡，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英勇事蹟，在瀘定橋附近的革命博物館內，歷歷在目。

1935年我還沒出世，到了上中學，在收集郵票中，從中國人民郵政局所發行的郵票，讓我認識了飛奪瀘定橋的英雄壯觀畫面。在上中學歷史課中，我的歷史老師就在課堂提及飛奪瀘定橋，他早在五十年代北歸，在文革受到迫害，早已逝世多年，但那夜他的身影若隱若現，好似在昨日相遇。

「那時國民黨部隊駐守橋的另一面，英勇的紅軍，為了革命不顧一切衝了上去，那時橋上木板早被國民黨燒毀，完全不能橫渡，在炮火猛擊下，英勇的紅軍戰士各執一板塊鋪於鐵索的兩邊，冒著敵人的炮火一邊戰鬥，一邊行進，場面壯觀偉烈」。

課堂上死寂一片，大家深切沉澱於故事情節中。

「敵人看到對方不顧性命，一一犧牲掉入滾滾大河中，機槍手終於手軟停止掃射，紅軍終於佔據了敵人的堡壘……」。

宋老師終於五十年代帶著妻兒回到他憧憬的祖國，在他回國幾十年中，我們只是聽到一些風雨片斷，先是在北

京「光明日報」任職，文革時期遭批斗命運，後來帶病平反，身體卻不見好，據悉夫婦倆早已病逝於北京，兒女已長大成人。隨著他的病逝，就像斷了風箏一樣，毫無音訊。那夜在瀘定卻無端端地憶起宋老師一家人，那是眼前的大渡河引起的遐想。

也到河對岸紅軍紀念碑憑悼，見到一群小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向紀念碑獻花，隨著風吟也聽到老師在向同學們講述當年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一段歷史悲劇。

瀘定橋附近的革命博物館，那幅大油畫，畫的正是我年少收集郵票的畫面，心里卻引來一陣不可思議的震撼。

也許昨夜晚睡，又多喝了兩杯，因此錯過由瀘定川行到康定的公車。店家建議我包車赴康定，讓我花費了五十塊人民幣找到了前赴康定的盧車。盧車雖慢卻讓我飽覽了沿途風光，因為全程並不遙遠。

走出飯店，眼前的貢嘎山，氣勢磅礴，不愧是一座潔白無暇的雪峰，蜀山之王，因為在藏語「貢」即雪，「嘎」即白。盧車的車夫卻告訴我山內有大型冰川，還有冰瀑，是中國最大的瀑布。同時我也在資料尋至，由於相對落差大，使得這裡氣候呈垂直分布特徵，生物多樣，種類繁多。

瀘定至康定行程 50 公里，出發過橋後，公路沿著大渡河行進，一路坦途，一路風光。大渡河咆哮並激起浪花，水霧陣陣，蒼茫碧綠的連綿大山，蔚為壯觀，約半路程之後，卻是漫長的緩坡，這時來了一隊來自城都的騎車者，看他們一路攀開，那是絕大的考驗，而我卻落車慢慢步行，在這兩地海拔相距千米，身體卻需要補充大量的水份，經過一段行行停停，我終於見到這海拔 2,500 米的康定山城。

康定縣城並不大，康定河折多河川流而過。街道視野寬闊，很適合閒逛，三座寺院均位於城中城鎮西南腳，上



跑馬山也有較近的步行。因此，在城區內步行就足夠應付。

康定歷史上一直是藏漢人民「茶馬市」的高貿重鎮，因此，那首悠揚的「康定情歌」就這麼唱著：「跑馬溜溜的山上……」。離這裡不遠的跑馬山，康定二道橋，無形中入歌，也因這首動聽民歌，讓康定聞名全世界。正如「馬車夫之戀」唱紅大坂城一樣。

當然也因「康定情歌」讓我走訪這毫不起眼，卻聞名於世的山城。於是在鎮上溜躑，為的是一見“張家溜溜的大姐”，“李家溜溜的大哥”。

午刻時光走進一家古舊的茶樓，好似卅年代記憶中的“金家客棧”向茶樓的老闆問及。

「這裡是否有一家‘金家客棧’以及老闆女兒金秀枝」。

他聽之一愕，反而問及：「你從這麼老遠的地方，怎麼知道這個人」。

「因為她以藏語唱出「康定情歌」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

算是茶樓老闆熱心，找來幾個「金秀枝」的藏族姑娘，卻沒有一個跟「康定情歌」有關，心中不禁有些失落。

「我是在報上讀到從小在康定城長大，現已移民居加拿大的吳香仁，她說對‘康定情歌’的來龍去脈非常了解。她於1933年就聽過當地‘金家客棧’老闆女兒以藏曲唱出漢語的歌詞版本」。

那是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在成都演唱會，演唱四川民謠而引起版權訴訟。那時我才知道這首最早的民謠是藏人編造，真正的作者在何方也無人知曉。

「金家客棧」在年青一代也不知所云，更何況唱過漢語的金秀枝早已七老八十。

在我投宿的「黑帳篷旅社」緊鄰安覺寺，是各國背包

客的集中地，室內環境及衛生條件一般，但氣氛不錯，可以結交一些國際友人。

黑帳篷旅社對面兩家川味不錯。沿河大街還有幾家串串香火鍋店，既便宜又好吃，這裡還有幾家網吧。

夜間路過康定劇場，靜悄悄，只有超市還沒打烊，新華書店早於午後五點過後關門，在這海拔 2500 米的康定山城，夜間的清靜，不免帶點寂寞。

回到旅社，知道有不少人跟我一樣，為了「康定情歌」這首歌曲來到了這遙遠的山城。

為了明天欲趕回成都，我搭了於清晨六點廿分開往的早班客車。在車上我很想入夢，在夢中尋找失去的「金家客棧」，還有那年華十八的金秀枝，為我清唱「康定情歌」，但一切都無法如願。

那夜我帶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入睡成都「新蜀連」大飯店，我的魂魄似乎還留在康定山城，眼前正是「金家客棧」，台上唱歌的正是客棧老板的女兒金秀枝。

明知那是一場夢，不過它卻讓我夢圓了。

(30.9.04)

重抄：26.11.04



喀什噶爾的胡楊

那一夜我與雪蓮守候在凌晨兩點的‘傷心 SHOW BAR’。

‘傷心 SHOW BAR’是烏魯木齊的一間廿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屋，這裡並不吵，而是一個幽靜，溫馨的去處，而且每個空間飄滿了咖啡質扑迷人的濃情，加上柔和的燈光，低緩抒情的背景音樂，五彩的貝殼台燈，每晚一小時的鋼琴演奏，還有服務員姑娘恬靜的微笑。

「在這裡咖啡只是一個整體，我發現來到這裡，不論是與朋友聊天，傾訴或者無語獨坐，都有一種不全的感受。」雪蓮呷了一口香濃的咖啡。

「我則喜愛這裡的花草茶，如絲路花語，雪域冰川。」我現在喝的卻是玫瑰果園，選的用田玫瑰，精河枸杞，天山雪蓮，新疆紅花，調制而成，極富西域浪漫韻味。

幾時我們來到新疆多日，都已變成西域品茶專家，大家相視而笑？

雪蓮是上海姑娘，早年隨父母移居加拿大溫哥華。父母早年隨毛主席號召落戶新疆，過著艱苦的邊疆生涯，開放後回上海，後移居國外。每次聽父輩言談中的西域，對西域產生強烈的好奇，因此趁年假獨自來到北京，從那取道來到烏魯木齊。

在班機上確好她坐在我身邊，我們無意聊起來，當她介紹自己的時刻。

「雪蓮，我好熟悉的名字。」突然使我想及好似在一部電影聽過這個名字。

「那是《冰山上的來客》。」雪蓮突然記起。

「不過劇情我早已忘了，電影的插曲我還記得。」

我心中突然響起戈壁灘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上的一朵雪蓮，風暴不會永遠不住，呵，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你的笑臉？……。

「為什麼沉默不語？」

歌曲讓我沉澱：烏雲籠罩著冰山，風暴橫掃戈壁灘，面對眼前少女，我感到有點失態。

誰知她卻輕哼著：眼淚會使玉石更白，痛苦使人意志更堅，友誼能解除你的痛苦……。

突然我驚覺我們有心靈相通的跡象。

「告訴我，你的名字為什麼叫著林安虎？」

「在馬來西亞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名字，只是我屬虎，家中輩份安字，姓林就叫林安虎了。」

「那麼你呢？父母為什麼給你取名：雪蓮。」「早年父母落戶新疆，對當地天山雪蓮情有所鍾，再說他們頂喜歡聽那首名為“冰山上的雪蓮”那首歌曲，就自然把女兒的名字取名“雪蓮”。」

我們在機上就“冰山上的雪蓮”那首歌曲開始認識，只是到了烏魯木齊國際機場，她就消失在人群中，她是背包客，沒有固定的旅途路線，一切都在隨緣。

不過她的離去卻讓我心中引起淡淡愁悵，是否像“冰山上的雪蓮”歌曲所描繪：你的友情像白雪一樣的深遠，你的關係像透明的冰山，我是戈壁灘上的流沙，呵，任憑

風暴啊把我帶到地角天邊。

2

第一次到新疆烏魯木齊是在中國開放後不久，是隨旅遊團出發，到了北京機場接赴烏魯木齊班機，機上沒有編排座位，大家沖上飛機，你爭我奪的機上緊張畫面，至今還留下驚訝印象。

新疆之旅並不愉快，親眼見到在買葡萄乾時，一回教老者，嚷著要打女導遊，因為我們投訴買到上邊新鮮底下腐爛的葡萄，導遊跟他評理，他突然拿起一根便擔一揮過來，打在導遊臉上，大家看到此景，也說就算了。

也許每個地方有不同的風情，就是買到了一籃爛葡萄又何苦與人爭執，不過我卻首次目睹新疆大漠風情。

第二次遠赴新疆是為了寫一篇有關「王洛賓與西北民歌」畢業論文。

「為了寫一篇文字，何苦跑到老遠的大漠。」雪蓮聽之不禁提出心中的疑惑。

「第一次到新疆，我們打聽到長居於烏魯木齊的王洛賓。」我告訴雪蓮：「不過不湊巧的是我到了新疆，王洛賓卻去北京開會，因此無緣相見。」

後來我在新加坡，本有意安排王洛賓到砂拉越演唱，那時他在一間旅館正為當地佛教協會譜曲，我們見了面，他索價開一場演唱會美金一萬元，令我們熱忱立即降了一半。那時民歌面對充斥港台流行歌曲，年輕一代一窩蜂擁在時代歌手石榴裙下，民歌市場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打電話給了贊助人老孫，老孫表示還要考慮一下，就是贊助演出，出席觀眾人數還要一定考量。

只是過了不久，在報上就讀到王佬病逝烏魯木齊的消

息，因此王洛賓砂拉越之行從此劃上休止符。

雪蓮聽了我的一段細述，不禁嘆了一口氣，從此我們只好在他昔日編寫的西北民歌，緬懷對老人的思念，也從此我愛上了民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我於青海，找遍了整個市區大街小巷，就是找不到一張西北民歌CD，店員介紹都是港台流行歌曲。

「現代人都不聽這類歌曲。」售貨小姐無奈地表示。同樣地，我在新疆也遇到如此類似情景，就在烏魯木齊街頭的唱片擋子，播放的都是鄧麗君的歌聲，看來時代變了。

「不，西北民歌在海外立了足。」那是雪蓮的見解。

確是，我在東歐的匈牙利一地下餐廳，就聽到小提琴手在演奏“在那遙遠的地方”，讓我神采飛揚，好似騎著駿馬奔馳在青藏高原的草原上，走訪帳坊。

3

與雪蓮二度相遇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那天我一個人獨行在二道橋。

二道橋是中亞風情的一個縮影，是烏魯木齊一個古老街區，也是維吾爾族聚居區，說它是一座色彩，聲音和氣味的博物館，一點也不錯。

就在這店鋪林立，商業氣息十足的地方，維吾爾族顯示了他們用一種認真度誠的態度，將商業變成一種天真和神奇，幾只饅（波斯語麵包之意，維吾爾族食品），一牛肚黃油，幾塊砵砵似的土制肥皂，他們都經營得有聲有色，干果商將葡萄干，巴旦查，核桃，杏脯排列成美麗的圖案，地毯商將自己的店鋪變成了波斯宮殿，還有烤肉師傅將全羊烤成香噴，飾以誘人的香菜和紅綢，就是一盤普通的涼粉，也要用紅蕃茄和辣椒來襯托，這裡的一切彷彿讓人陷



入神燈亞拉丁的世界。

當我沉澱於這如夢如幻的二道橋，突然聽到一陣熟悉女生的叫喊，定神一看，原來是雪蓮。「安虎……。」她不禁叫了我的名字。

「雪蓮……。」我呼喊地衝上去，情不自禁地相擁。

我知道雪蓮受了巨大的委曲，原來她的背包被扒了。背包內包括美金，旅行支票。

目擊者說，扒手是兩位維吾爾少年，早已消失於人群中，

「看來我這次行程唯有靠你了。」雪蓮失落地說。

二道橋的人流是一條真正的長河，各族人群都有，我們擠在維吾爾族商販，頭戴白帽去做禮拜的回民，還有夏天仍穿著羊皮大衣，毫無目的的哈薩克牧民。在尋找那失蹤的維吾爾族少年，我與雪蓮擠進二道橋的人群，擦身而過盡是手捧「古蘭經」的學生，搖響薩巴依的南疆乞丐，在如此色彩斑斕言語雜多的人流，心想那兩位維吾爾族少年早已落入人流長河，消失得再難尋找。

在我與雪蓮感到失落的時刻，突然眼前站了一年老維吾爾族長老。

「姑娘，這是你遺失的東西嗎？」長老這麼問著，手中捧著一疊美鈔與旅行支票，還有雪蓮的護照證件。

我們一瞧都嚇呆了，雪蓮也顧不到禮儀，搶著點算美金和旅行支票，待我們清醒時，那老者早已消失在人群，為此我們心里都感到內疚，老者的出現莫非是阿拉化身，在二道橋，新疆之行，充滿詭異，卻是我們這些外來人不能理解。

之後，雪蓮與我結伴同行，我們走訪紅山，那是烏魯木齊的象徵，現已開辟為公園，園內有遠眺樓，長廊，八角亭，林則徐塑像。登上這眺樓還可鳥瞰烏魯木齊市容。

我們還造訪烏魯木齊，自治區博物館，那是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方，這裡幾乎濃縮了整部西域歷史的神秘，豐盈而華美。

在眾多達五萬多件的文物中，如何抉擇，則靠你的智慧的判斷。

雪蓮找的是革命文物史料展覽，書畫雕刻藝術，自然化骨；我尋找的是民族民俗展覽，古尸陳列，草原文化。我們都各別認真著了筆記，待回到旅館再度整理互相交流。

在數日與雪蓮相處中，我們逐漸彼此在發現對方，觀察對方。雖然她成長於加拿大，但父母對她的文化薰陶，使她處於東西文化的矛盾與平衡。

至於雪蓮怎樣解讀我，她說：「安虎雖然成長於馬來西亞，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卻是蠻堅持！」

「這是海外華人的獨特品質。」我說：「其實我的祖先飄洋過海，來到這蠻夷之邦的南洋，靠的是這種信念，因為他們本身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有的甚至目不識丁。」

說著我們彷彿嚴肅探討中華文化在海外怎樣深根蒂固。

「在西方為什麼會產生唐人街，主要是他們到了陌生的地方，面對陌生的環境，心里自然樹起自我保護，尋找的是自己文化根源。」

說到了海外的下一代，是否自甘墮落，溶入無根族群，我與雪蓮突然爭辯起來。

「就拿我們兩個人來說吧！是否是相全的文化背景促使我們在新疆相遇。」



雪蓮的提問，讓我沉思，我心中在想那可能的機緣吧。真的到了新疆，周遭的自然環境，令我們思維逐漸在改變。

5

以天山為書脊，新疆是一部打開的書，南疆和北疆舒展了遼闊的頁碼。在這廣闊的大地，步步美景，處處神情，阿爾泰的黃金，昆倫的玉，照耀這塊土地上悠久歷史，多元的文明和豐盛的風景。

我告訴雪蓮：「我們肯定走不完這塊大地，看不盡人文地理，來選幾個重點吧。」

雪蓮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說：「新疆的三山兩盆地不僅是群山，盆地，沙漠，草原，綠州，還有縱橫交錯的河流，星羅棋布的湖泊。」

為此我們起了爭執，最後還是同意旅途在於隨緣，不在於刻意。

於是雪蓮找到一回民司機後及一輛陳舊吉普車，讓我們衝破烏魯木齊的圍線。

司機是一位年輕廿來歲，能言善道，沿途還充當翻譯，讓我們與鄉民帶來不少溝通方便。

在新疆地圖上，我們找到一號冰川，雪蓮說她雖來自加拿大，到過洛機山，但她卻想在一號冰川找到不全的體會。

「天山被譽為“冰川王國”，是中國最大的現代冰川分布區，距烏魯木齊 127 公里，是世界上離城市最近的冰川。」回教青年對這冰川的專業介紹，不禁令人心動。

我雖到過挪威，看過冰川，仍然擺脫不了一號冰川對我的誘惑。也聽說每天也有旅遊班車當天返回。但還是坐吉普車前往還比較自由。從烏魯木齊到一號冰川走的是 216

國道，一路上經過永豐鄉，薩爾喬克牧場，白楊溝分岔口，一路上風景很美，我們不禁喊停車，讓我們下車走走，拍些風景紀錄，到了後峽後的一段陡峭山路，十分捷險，時不時聽到身旁雪蓮的驚叫。

到了冰川觀測實驗站，已是午後時分，買票進入，向右拐上便道，就能見到晶瑩透明，寒光四射一號冰川了。我們雖穿上夾克，也會感到寒風陣陣，迎面而來。金字塔形的角峰，鋸齒的刃脊，弧形的冰磧龍，喧騰的冰川河及隨處可見的冰磧角，羊背石無不顯露冰川的神奇奧秘。我們均陶醉於大自然的傑出而忘了時光流逝。

在回程中已是半夜時分，只好寄宿半途中賓館，我們雖然感到疲憊，但心情卻不想睡覺，聊到黎明時分。

說到去達坂城，雪蓮立即在旁輕哼“達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呵，西瓜大又甜，那里住的姑娘辮子長呀，兩個眼睛真漂亮……。”

不過我卻欣賞從烏魯木齊到達坂城的一路風光。

「那是你與攝影有深淵的關係？」雪蓮問。

「不，只是眼前的景緻太迷人。」雪蓮見我背包里的攝影器材，驚訝地喊著：「原來你還是這行的專家。」

「專家談不上，只是想要讓旅途留下不減的印象。」

提到達坂城，當然我們聊的是去世的王洛賓以及許多有關歌曲，還有老人的晚年之戀。

雪蓮說：「就是這首達坂城姑娘歌曲讓達坂城聞名於世，不論你走到那里都能聽到這首歌曲。」

更妙我們的司機，卻能以維吾爾語唱出讓人聽出耳油的歌曲，見到雪蓮一身新疆姑娘的打扮，一路載歌載舞，在這廣闊的草原充滿朝氣。



「不過我們那邊卻把這首歌曲叫‘馬車夫之戀’。」

「為什麼？」回民司機不解地問。

「四十年代有一支來自中國的‘中藝’歌舞劇因到了那里不但把抗日愛國歌曲，也帶來西北民歌，結果這些歌曲都在民間留下傳唱。」

雪蓮與回民司機對當年中藝在南洋一帶活動感到陌生也好奇，原因是他們太年輕了，與那個時代無法接軌。

「其實王洛賓的邊疆歌曲大部份也是收集民間傳唱。」

「但這首“大坂城的姑娘”卻是他的創作歌曲。」接著我把王洛賓創作歌曲過程簡要地說了一遍，讓我身邊兩位同伴聽得津津有味。

「是否是王洛賓帶動了邊疆歌曲，讓這些歌曲流行至今。」雪蓮好奇地問。

「不，就是王洛賓不帶動，這些民歌依然留傳在新疆，因為維吾爾民族是一個熱愛歌舞，天性樂觀的族群。」

「不過這些歌舞只能留在當地留傳，而歌曲通過傳播努力與世界接軌。」那是雪蓮的見解。

我卻感到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這些歌曲通過新一代的歌手，依然能傳播到海外。

「我們那邊也能通過衛星傳播，看到了新疆衛視台。」

回民司機聽之感嘆，簡直不可思議。

從烏魯木齊到達坂城，一路上經過了三座古城，那就是烏拉泊，白水閣和達坂城，這是一條自然與人並存的風景線，間中還穿插了幾個湖泊。

在柴窩堡湖公路兩旁，風車林立，站在這些高大的風車下，不禁令人想起堂。吉詞德大戰風車的趣事，站在那里和遠處的博格達峰相映成趣。

柴窩堡湖是一個微咸湖，湖面碧波萬頃，水鳥翩飛，

南北群山倒映湖中，湖光山色融為一體，那時剛好遇上秋天，柔風搖曳的蘆葦給湖泊鑲上一道金邊浪湖，顯得湛藍。

雪蓮在湖邊飛舞卻是一副動人親切的畫面，當然又是我攝影創作的靈感，在回民司機介紹下，我們品嚐了柴窩堡大盤雞。

「柴窩堡大盆雞與沙灣大盤雞是著名，但兩者的做法和口味不全。」回民司機在旁介紹。

後來我們發現在這小鎮原來有一百多家大盤雞店，其中四十多家還是著名的老店。在這裡享受一頓農家風味美食也不錯。

從這裡西行28公里，就是有「中國死海」之稱的夢湖，就是不會游泳的人也能輕鬆地漂浮在湖面，我們到了那里也顧不了什麼，脫光衣服跳入湖中，這種鹽浴還能美容治病，何樂不為。鹽湖以西不遠就是達坂城，這古老城鎮是以王洛賓的一首《達坂城姑娘》聞名於世。

「不去你會感到遺憾」雪蓮感嘆。

「去了也許你會感到更加失望。」回民司機也許要我們著了心里準備。

真的在這座蕭條的小鎮上，除了區公廳大院內的達坂姑娘雕塑和公路王洛賓紀念館，遇不上歌曲中插繪的情景，最後雪蓮到鎮上買了達坂城姑娘牌大豆。

我呢？我在王洛賓紀念館前拾到一粒石頭，準備帶回送給我的詩人朋友，結果回來後捨不得割愛，也只好交給我的繪石朋友寫下「達坂城」三個字。回程時已接近黃昏，接受回民司機的安排，我們睡於半途一農舍。

黃昏時刻，家家的屋頂變得生動起來，孩子們把房頂變成生動和活躍起來，一位少女跪在夕光中捧讀《古蘭經》，雙手捂面，克制內心莫名的激動，鴿哨如同福音



洒遍山谷村庄和屋頂。

我們夜宿的屋頂，也十分熱鬧，幾位婦女忙碌著晚飯，我們與朝聖者一起吃了羊肉，西紅柿湯面片。

晚上我與雪蓮睡於屋頂上。一夜無眠，數點繁星，而回民司機早已失去蹤影。

重訪天池，讓我感覺它是一個公園化地方，大量現代化建築和娛樂設施，看上去卻是有點不倫不類，與有關周穆王與西王母相會的傳說，在這裡顯得牽強，而導遊小姐指著東邊小天池王母娘娘的泳池，西邊小天池是她洗腳盆，聽來有點令人煞風景，但天池的名氣太大！每年有數十萬遊客紛至而沓來。

那天到達早晨，太陽東升，云間霧散，是觀賞湖光山色的典型時刻。晨光給博格達峰抹上了一層柔和的橙色，遠山近景收盡湖底，在清淅倒影中，見到湖光變色，我們幾乎忘了自己在人間。

這一夜我們夜宿天池，渡過了難忘一夜。

夜風穿過林間擊落成熟的松果，夜鳥發出夢囈般的叫聲迴蕩於幽靜的山谷，湖水拍岸，讓人入睡。

在迷濛中，我在王母娘娘的浴池，見到雪蓮沐浴月下，晶瑩的夜露滴著她美麗的胴體，好一副夢里畫圖。

第二天清早，雪蓮不輕易地說：「我昨夜夢中周穆王來探望我，他的長像幾乎與你相似。」令我黯然一笑。在回歸自然中，有時人類的靈魂深處會相遇相溶而不知。不過那只是南柯一夢，它卻讓我回味無窮。

雪蓮說她很想選在冬季來訪，因為天池就是一個天然留冰場，我說：「它能讓10噸載重卡車在湖上自由行駛。」只是天池一帶地形複雜，沒有嚮導不要冒然到森林深處探

訪。

為了「九碗三行」我與雪蓮找到公車遠赴昌吉，其實在烏魯木齊，每五分鐘便有一趟班車前往。

昌吉給人印象是一座整潔，干淨的城市，在這裡能見到白雪皚皚，呼吸新鮮空氣。這裡還是回族自治區，市內可看的東西不多，但當地人熱忱地告訴我們，這裡盛產萍果，香梨，蟠桃，杏子，葡萄和西瓜。

為了節省我們進入普通昌吉賓舍，出外就尋找「九碗三行」回民小吃，據當地人介紹市區的西城老回民飯店很有名。

「你們前往一試總沒錯。」老鄉熱忱真執地推介。

「我們就前一試吧。」我下了決心。

原來所謂“九碗三行”，就是把九碗菜擺成每邊三碗的正方形，從那個角度看都成三行。它的菜色在烹飪上不用油炸，只講清煮，清拌，其主菜是牛羊肉，雞和魚，碗底墊有白菜，豆腐，粉塊，木耳，辣椒等。我們吃得不亦樂乎，兩人才花人民幣100元。

「太便宜了。」雪蓮對老闆大呼叫嚷。「回去我真想開一家新疆飯莊。」

我至今還在回味“九碗三行”的美食。

路過街上的小林丸子湯店，雪蓮又在食指大動，大家都說這家丸子最好，一份含油塔子，咸菜才人民幣8元。

「什麼叫塔子？」

「不知道，來我們進去。」……

我們去了呼圖壁主要是看康家石門子岩畫，它距昌吉只有40公里！有公車前往，解決了我們的交通問題，不



過康家石門子岩畫卻位於呼圖西南80公里，天山深處，看來我們只好顧了驢車和嚮導。

到了康家石門子，我們都在驚呼，這裡原來是一座赭紅色的侏羅紀山，它巍然孤聳，像群山中的一座神秘古城，岩畫就雕刻在這座山崖的砂礫岩壁上。

壁上畫面，只刻三百多個大小人物，還有其他不全的羊，鹿，馬等動物形象，面對壁畫，我們的心情突然嚴肅起來。

雪蓮立即拿了筆記本子，企圖把壁上的畫面素描下來，我則忙以數碼相機，在最快的時速下把它記錄下來。

畫面上的男女均赤身裸體，男子體格健壯，有著高度誇張的性器，女子寬胸細腰，豐乳肥臀，婀娜多姿，岩畫以淺浮雕和陽刻結合的技法，表達了群舞，交媾的狂歡場面，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生殖狂歡主題，刻出了雙頭同體人，右手上舉，左手握著勃起的生殖器，直指對面一位頭戴高帽，細腰長腿的俏麗女子。雪蓮指著這幅畫面自言自語：「它表達了草原先民祈求生殖，繁育人口的美好願望。」

「可惜我們不是生長在那個年代。」我感嘆地回應。

康家石門子一帶風景秀麗，青草遍野，山花爛漫，山谷中泉水淙淙，溪流潺潺，匯成一個清澈小湖，我們就在那里躺著休息，回味岩石上的壁畫。那一夜我們夜宿在一個名叫澇渠灣子的哈薩村落。

在睡夢中彷彿進入那岩石上的生殖狂歡季節。

第二天雪蓮笑著告訴我：「我夢見我們踏入生殖崇拜圖，你就是那位右手上舉，左手握住勃起生殖器的男人。」

雪蓮的爽直性格，說著令我尷尬不已，明知那只是一場夢幻，自那時起每當入睡，耳中似乎在鼓著令誘惑的敲

聲，令人激動異常，我雖不迷信，但大自然對我的震撼，令我驚訝得很。

至今我耳中還在回嚮，那趕著驢車的老漢告訴我們，村落結婚不育的青年夫婦都來這裡求願。

「是否如願以償？」雪蓮問。

「顯靈得很。」老漢淡淡地說，逐漸在我耳中消失，消失在靈山的風嵐中。

吐魯番給我的印象，我在記事簿上寫著：（市區內干淨，整齊，漂亮，高樓大廈並不多，典型中亞風格的建築比比皆是。）

於是我與雪蓮牽手到了葡萄長廊，遊了文化旅遊。這裏的積淀深厚，魅力十足，值得靜靜地漫遊，細細地品味。

我們夜宿的吐魯賓館就在約翰咖啡(JOHNS CAFE)對面。那是老外和中國背包客的相聚中心，廿四小時營業的酒吧。一張軍用偽裝網，幾株榆樹，很有氣氛。我們在那里，一瓶可口可樂，一杯疆啤讓我們忘切時間流逝。第二天我們各租了自行車，暢遊綠洲。

吐魯番之行，隨時都會與火焰山相遇，它的溝溝壑壑藏著村庄葡萄園，美麗的風景和珍貴的遺址。

我與雪蓮來到這裡，都為那偉大的自然景緻所震撼。面對一條赤色巨龍，橫臥于吐魯番盆地中間。

「火云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一片青煙一片紅，炎炎氣焰欲燒空」。我們不禁為眼前美景文皺皺起來。笑過之後，我們都感到火焰山的熱確是火爐中的火爐，能使飛鳥斷絕，草木不生，能把時間燒成灰燼。

雪蓮對吐魯番的印象，幽默地在記事簿寫下，然後傳真給我：「如果你不想變成“木乃伊”就需要不停地喝水。



在瓜果季節，飯可以少吃一點，不妨留出肚子做一個瓜果的“饕餮之徒”。

新疆之旅，離不開葡萄，美酒，歌舞。

“達坂城的石頭硬呵，西瓜卻大又甜，達坂城有我心愛的人兒呵，她的名字叫阿拉木罕……。”那是吐魯番民歌，我不但以手提錄音機錄下來，在旁的導遊還在熱心為我現場翻譯。在吐魯番更欣賞一場難得舞蹈表演，舞者模仿自然界的各種生物，結合生活動物，擠眉弄眼，有說有唱，那就是常聽人所謂的‘那孜姆舞’。

也在坎兒井民俗園，一家別致的賓館，坎兒井水引進賓館大廳，繞行一周，在資料上，我們找到坎兒井也有三四百年歷史。

「只是它從中原傳入，還是本地創作，還是波斯傳入？」在雪蓮的見証引思考下，不禁引來我們的爭執。

「有些坎兒井全長十餘公里，沿途澆灌七個村庄上千畝土層。」導遊的講解，引進我們的好奇，是時我們見到許多白楊樹下半身長在暗渠中，半身穿透土層，伸向藍天。

在民俗園內，我們參觀拍照，品嚐瓜果點心，民族風味餐，欣賞歌舞。

雪蓮笑著：「真想不走了，讓我們一輩子呆在這裡吧。」我只是默然會心地笑，真的可能嗎？聽聽潺潺流水聲，使我短暫陷入迷途的夢幻，耳中一直迴響講解員所言：“堅井與堅井之間是與地面基本平行的小墜洞，水平遂洞一直延續幾公里，直到農田和果園……。”

到艾丁湖去，像是一個響亮的口號，只因它傳說中的“月亮湖”，聽來多浪漫，只是去艾丁湖的路況複雜，容

易迷路，通過線人介紹，我們找到了“老孫家的魚塘”所在村的艾尼，找到一位出色的嚮導。

過了“老孫家的魚塘”就是進入湖區荒野。幾根木頭和鋼管搭成了小橋，人需下車，汽車需要謹慎過橋才行。

我們一路無語，在鹽礦分岔口，一邊是荒涼植帶，長滿蘆葦，一邊是黑戈壁，廢棄的坎兒井，再向前行不久，就見到艾丁湖了。

「小心，地上的野駱駝和狼的糞便」。嚮導在喊著，我們都在小心翼翼。

「記住不要往湖內行走，下面都是淤泥。」聽到嚮導講解，走在上面板結發硬的鹽殼，艾丁湖沉澤之行，十分危險。

「萬一我們在這裡陷下去，周遭沒有人煙怎麼辦？」我問嚮導。

「聽天由命。」他顯了一個無奈。

因為湖邊多蚊蠅，還好雪蓮背包帶了薄荷膏和風油精。

「當心，駱駝刺扎人。」嚮導在前邊就突然喊著。接著他在湖邊生了一堆篝火，說是提防野豬和狼的襲擊，面對兩億五千萬年前喜馬拉雅山運動的產物，千百年來逐漸委縮，湖區內大半無毛之地，氣候極干旱，景象十分荒涼，猶如一幅原始的蠻荒圖。

我們到來恰好冬日，冰湖顯出大片令人目眩白光，而湖邊的水草異常翠綠，眼前看來真是一個不真實的世界，我們被眼前的景象唬嚇了。

事後提及，雪蓮說：「那真是一個不是風景，景象的風景。」

「這話怎麼說？」旁人聽之在置疑。

我只能說在那是我們心理的感受，到了一個不是風景



的風景區，總會產生不全的異象。怎麼說旁人聽來也許感到我們在胡言亂語。

從艾丁湖回來，我們在吐魯番昏睡了三日才恢復了正常。

我們到了吐峪溝，並不因為它是兩個聖地的聖地，而是吐峪溝的千佛洞吸引了我們，只是到了那里才知千佛洞不向世人開放，只能看看石窟外景。要看壁畫，才得找村里文物管理員，因為畫洞窟的銅匙都在他手中，他根本不理你。

就說我是來自馬來西亞，雪蓮來自加拿大那麼遙遠的地方，他依然不理。

我說：「他是一名誠實的看護者。」雪蓮並不以為然，也許他並不懂我們在說什麼。

從吐魯番到吐峪溝打車，滿十人就走，而我們以雙倍車資到了那里，才發覺吐峪溝村沒有旅店和飯館，只有兩家小商店，賣些礦泉水和方便麵，我們只好寄宿民家，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我們感到村里靜悄悄，是那種混合著植物和塵土氣息的古老寧靜。在那里我們被告知不要大聲說話，胡亂拍照，不要在村民家里抽煙，喝酒，因為這裏的穆斯林十分嚴謹，不要隨意給孩子糖果，大人會認為你的糖果不清真，這些都不要緊，只要我們入鄉隨俗就好了。

那夜我們在一民家房頂點，一齊數天上繁星，在矇矓中我們一起做相同的夢。在夢中我們見到峽谷中的風景，在崖壁上外裸露殘片，在懸崖峭壁上，洞內光線昏暗，殘存的壁畫也是依稀難辨。

我們還夢見一老者在為各朝聖者祈禱治病，他的治病方式是巫術，是宗教信仰，是醫學心理暗示，令人感到誠

則信，信則靈。

隔天我與雪蓮把夢中一切相結交流，奇怪為什麼夢境都一樣。

「也許我們的誠意感動了上蒼。」雪蓮面對吐峪溝千佛洞注解，在我們心靈起了泛泛的微波，自然界的奧秘卻是不能理解只能感受。

在新疆之行，我們難得機緣參加了維吾爾族的人生禮儀。

在一回民家庭，我們受到參與男孩的割禮儀式，只見長老把小刀藏在袖內，若無其事跟小孩閒聊，分散他的注意力，趁其不備，用竹板夾住其生殖器的包皮並迅速割掉，同時嘴里塞住一去皮的熟雞蛋。

雪蓮見之：「你來自回教國家的馬來西亞，是否參與這種儀式？」

「我並不是回教徒，還是首次見到這種割禮儀式。」我的回答令她感到驚訝和不解。

此外我們還參與維吾爾人的婚禮，儀式十分隆重熱鬧。喜慶什至鬧了三天三夜，真是不可想像。

娶親時，要用地毯把姑娘從閨房接出來，進門時也要用地毯把新娘送往洞房，而且新娘的腳是不能沾地，新娘在進入婆家門口的時候，要從一堆火跨過而去，雪蓮對這些儀式感到興奮又激動，幾時參與維吾爾族人的載歌載舞進入瘋狂狀態而不知。

我們漫步在魯克沁的街頭，在綠陽叢中，在幽深的街巷，時常會傳來一種古老令人陶醉的中亞音樂，聆聽到民間藝人激情而熱烈的演唱。我們來到了魯克沁木卡姆人實實提。烏拉因家住宿一夜，傾聽地道的木卡姆演唱，只要隨手一揮便來了幾個很捧的木卡姆歌手，一夜演唱到天明。



魯克沁是一座瀰漫濃郁維吾爾風情的小鎮，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存柳中故城遺址，高大的城牆可見當年氣派，小鎮上家家流水潺潺，戶戶桑葡滿園，是新疆早熟瓜果生產基地，西瓜五月中旬上市，哈密瓜月底成熟，瓜果飄香直到秋天。

「想不想留下一輩子？」我問及雪蓮，她噗哧一笑不言。

來到了哈密市，據地圖的指示，我們來到了天上人間俱樂部，實際上它是哈密一家最火的迪吧。

「什麼是迪吧？」我老土地問當地人。

「就是踢死狗。」雪蓮迫不急待早已向我解譯。原來這裡是哈密青年人釋放激情和過剩精力的地方，在喧囂和喊叫中找到一點感覺。在這裡可喝到新疆黑啤，玫瑰庄國啤酒，也許太吵，我們只好轉移天山北路的幽靜酒吧。

「想不到哈密這純樸的地方，也能找到喧鬧的感覺。」我不知雪蓮又在感嘆什麼。第二天我們走訪了哈密王陵，蓋斯基。前者葬著哈密歷代國王和王室成員，後者又稱為「蚤人墓」，是阿拉伯的傳教士蓋斯基的遷葬陵墓。

當然我們也不免到哈密魔鬼城，傳說這裡是鬼居住的地方，風吹過，會發出令人恐懼的嗚咽和哭嚎，幽靈時常走出艾斯克霞爾古堡，到荒原上游蕩，吃掉偶爾闖入的羊群。

傳說歸傳說，在我們前赴鬼城半途就遇見騎著馬匹或趕著驢子的當地人。

嚮導告訴我們：「那是這裡埋了兩大壇金子，這些人就是尋寶者。」沿途我們也見到海市蜃樓的景象，顯示了魔鬼城的詭異與神秘。

魔鬼城之大，超過你的想像之外，在大片雅丹地貌，

長 120 公里，寬 30 公里範圍之內，密藏著數十個鬼城，任何人入內一整天，只能看到它一小部份，更大的魔鬼城則藏躲在人們視野和想像之外。

我們來到魔鬼城的一個被當地稱為“破城”的古堡，流傳著許多鬼怪出沒的傳說，它處於一處陡峭的崖壁上，遠看與雅丹完全融為一體，近看又具有歐洲古堡的建築風格。

在我們驚嘆之餘，嚮導說：「它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它究竟是誰所建，有什麼用途，到今仍一個難解的謎團。」

在城堡不遠處，我們發現了古墓和古人類活動的遺址。雪蓮還發現了散著地的陶片，人骨和毛髮。

「看來這裡很久以前已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我問著嚮導。他說：「只是在這裡卻沒有文字的記載，怎麼說還是一片團謎。」

這時雪蓮撿到五顏六色的寶石，瑪瑙和風梭石，嚮導卻警告：「這裡的史前動物化石，也只許看不要動手就行了。」

在魔鬼城入口處，還有一家魔鬼飯店，我們就在那里祭五臟廟。水餃一個才一角錢，炒羊肚一盤，炒土豆還加上免費提供茶水。

這裡不時有旅遊車到訪，都是來自日本的訪客，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阿拉伯石坊，旨在引導作用，因為魔鬼城是一座巨大的迷宮。

「迷路時不要亂，等待救援。夜間千萬不要行車。」

嚮導的解釋令人費解，誰知你在什麼地方迷失，又如何連絡……。

嚮導聽之微笑不語，雪蓮自作聰明：「打手機呀。」真的在魔鬼城，我們的手機自動響了。



「會不會來自古堡的幽靈。」雪蓮嚇得臉色蒼白，我也感到很訝異。

站在魔鬼城轉了一整天，看那無邊的灰黃是它唯一的調色，風是自然的雕刻大師，將魔鬼城調成各種不同形色，人物，動物，野獸，草木，城池，山水建築，加上個人的想像，魔鬼城復活了，在死寂的荒原呈現生機和活力。

魔鬼城回來後，我們突然感到不適，飲食不思，甚至在發高燒，甚至到離開哈密市才逐漸恢復正常。後來我問及當地人，他們都說那是人類對自然生理反應，就是吃藥打針也不能消退，只是隨著離開之後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

7

喀什噶爾，是我在新疆的最後一站。

喀什噶爾是美，是神聖，是深遠，是美的塵土中的一朵玫瑰，是褐色面紗下難于揣度的女性的嫵媚與禁忌，是銀鬚飄飄的老耆閱盡人世滄桑後臉上的從容安祥，和孩子的稚氣大眼睛中深深的藍。無論現代化已給喀什噶爾抹上了異層樣的色彩，但這城市仍然濃郁著珍藏古老的個性，在這座城市濃郁風情的外表還隱藏一份神秘，它是由信仰與傳奇構成的一份來龍去脈的精神圖騰。

我們行走在这座中亞中部，如同近入「一千零一夜」的深處，引人入勝的美總在深處。也有人喜愛用「一個巴札，三個扎麻扎」來概述它。一個巴札指的是盛大東門的巴札，它是中西亞國際貿易城，還包括了分佈在那里的老街小巷。是一份各自解讀的喀什密碼。三個麻扎指的是馬赫默德喀什噶里墓，王素甫。哈斯、哈吉甫墓和香妃墓。其他兩個古墓對我們也許是陌生，但香妃墓對我們這一代卻是眼前一亮。

在喀什的老城，在一書攤買到了一本以漢文著寫的赫爾克提：《喀什噶爾》。書的文字和書的名字吸引了我，我站在那裡短暫翻閱之後買了它，因為里邊寫著是：“哭出你的淚水，這支天堂里贊歌，用睫毛掃爭那大片的廣場，喀什有的是麻扎，擦眼藥也夠用，我呀，並不需要去天方朝觀……。”

在《馬可·波羅遊記》曾讀有關喀什的描述，那時「喀什噶爾幅員極其遼闊廣大，城鎮和塞堡林立，人民講自特殊的語言……。」

而我與雪蓮結伴踏入喀什，先到艾提朵爾清真寺溜踏，因為它是新疆和全國最大的清真寺，每天清真寺的阿訇要五次登上邦克樓，召喚穆斯林面向麥加祈禱。

在恰薩古巷，至今仍保持濃郁的中世紀情調，登上老城的房頂，鴿群在頭頂盤旋，在大片土灰色參差不齊的棕櫚間，不時閃現清真寺藍色拱頂也有不少人把廚房搬到了房頂，並在房頂上種上夾竹桃，向日葵和無花果樹。

古巷內十分安靜，偶而有小販經過，賣的是酸奶，涼粉，穿巷而過，光線隱暗反差非常之大，如同一幅變幻的黑白木刻作品。

雪蓮見之不禁自言恰薩古巷怎麼美得詩意。我卻感到裁縫店里傳來縫紉機聲，和老式理髮店散發肥皂香味，令人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在老城古巷，是托一位維吾爾族朋友帶路，結伴同行，不過他卻告訴我們：「就是迷路也不要緊，記住你腳下小小的秘訣：六邊形地磚代表前方有路，長方形地磚表示此路不通，記住了這一點，你絕對丟不了自己。」說著我們聽了也哈哈一笑。

除了東門巴托外，我們還到訪了香妃墓，只因相傳她



是一位美麗的喀什噶爾姑娘，由於她身上總是散發一股濃郁的沙棗香，所以人們便稱她為“香妃”。

「是真的嗎？」我們好奇地向帶路的維吾爾族青年，他笑而不答，最後才說：「傳說總是一個打不破的謎團，也是人們心中不願了解的真相。」香妃墓地就座落在喀什以東五公里處，從市內打車只須10元。

喀什還是維吾爾美食薈萃之地，誰家炮包子香，那里燒肉好，何處的拌面棒，喀什人說起來如數家珍。我們在市內最大的有名清真餐廳茶園大店，價錢雖貴，九時過後還有歌舞表演。夜宿色滿賓館，還是前俄國總領事館所在地，只是設備平平，服務上乘。那夜我與雪蓮在約翰咖啡酒吧閒聊，還聽到一民歌手在演唱“喀什噶爾的胡楊。”

他那嘶啞的聲音在唱：「從來沒仔細想過應該把你放在心中那個地方，你從來超乎我的想像，在應該把你好好放在一個地方收藏時候，你卻把我忘掉……。」雪蓮有點感嘆，帶著醉意問及「那怕今生不能在一起，我願意等到來生與你相依。」說著她倒在我肩上睡著了，這時歌手的歌聲仍然唱著：「我會默默祈禱蒼天造物對你用心，不要讓你變了樣子。……」

幾年後，在唱片行找到「喀什噶爾的胡楊」CD，歌手以歌喉征服全中國的傳奇人物，也不知那夜在喀什噶爾聽到這首歌曲，是否是原唱者，還是我夢幻的一廂情願，因為類似歌手在新疆實在太多，也記不得他的歌和形象。

只是喀什噶爾胡楊，再次喚醒我昔日新疆之行回憶。

我在青海時就見到胡楊，後來在塔里木河流域森林公園見之只是它的滄海一粟。登上廿多米高的瞭望塔，見到塔里河曲折蜿蜒，兩岸胡楊林沿河道走勢一直奔向茫茫天際，此景此情卻是令人一生難忘，而雪蓮卻報怨她的數碼

相機，面對如此美景不能發揮作用，當然我的 200MM 鏡頭發揮了巨大的潛能作用。

回來後我還以胡楊寫了讚美詩，讚它生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朽一千年。

在我的長鏡頭下拍下兩三株合抱的連體胡楊，拍到了林中小湖吸引了天鵝和各種水鳥珍禽。回來後經過整理傳真到遠在加拿大的雪蓮，讓她驚嘆，再傳真上我寫下古人的比喻：「矮如龍蚊類化，蹲如態虎踞高崗……。」雪蓮在電腦螢幕字下她的感慨：

“三千年不倒又怎樣，如果沒有壯麗的一日，三千年又是怎樣，也是漫長的苦刑和浪費……。”

我回覆說：“所以它全力以赴，奔向色彩巔峰，光芒四射的樹冠，猶如大師頭顱……。”

那時正是秋天，正是胡楊林熱烈，壯闊和輝煌時刻，它正透過金黃色的智慧，在凋零前奮力一搏，以狂愛精神向死而生，時光是最好的祭獻，是一次無與倫比的金色凱旋。

而喀什噶爾胡楊的旋律，在網絡上依然唱著：“我們的愛情停留在那個世界，從來臨到離去，它化作了那里的風景，變成憂傷的聲音。”

之後，我與雪蓮在烏魯木齊話別，緊緊相擁，心中響起“再見，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出發的列車，載著長長的憂傷，緊壓著冰冷的軌道，執著的伸向遠方……。」
23.3.05

尾聲

幾年後有一叫林安虎的律師被槍殺，轟動了國際，雪蓮在給我的 E-mail 中問及我，你是否那轟動事件的當事人，



那時我已成家立業，而雪蓮已嫁給一日本教授，但她心中仍然忘不了我們當年西域之旅。

幾年前她曾帶著我與她的新疆之行的幻燈片與資料，到紐西蘭與澳洲講學，而我的「西域之旅」也在香港出版，後被譯為日文，德文多國文字。那次西域之行，我們之間隨著西域風沙擦出火花，只是兩個成長在不同國情的年輕人，在人生旅途中，偶然的相遇，共全創造模擬式的旅程，看來好似來自遙遠的世紀。

西域之旅，我並不扮唐僧式的格式，在收集多首維吾爾的民間歌曲中，包括了王洛賓《薩拉姆毛主席》，《亞喀西》，還有創作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這些歌曲至今仍在民間傳唱，顯示了邊疆人民對領袖和黨的懷念與敬仰，這樣充滿火紅，把青春獻給祖國的年代，對我們似遠不可及。

雪蓮給我E-MAIL的時刻，我正好與家人在檳城渡假，正等候遠赴泰國普吉島的機票，得不到要領，因為那時正好是旅遊旺季，只好打回頭路。回到吉隆坡當夜就在BBC現場電視報導亞齊海嘯。

去年除夕我通過香港直飛烏魯木齊，相約與雪蓮在那里相聚，只是雪蓮失約了，令我感到好失望，而她的網絡仍舊開著，寄出信息也沒回應。也不知為什麼那夜我獨自飲到不知覺，耳中仍然飄著台上歌手在演唱《2002年第一場雪》。

“2002年的第一場雪，留在烏魯木齊難捨的情結……。”

這時雪蓮在我心靈中只“像一隻飛來飛去的蝴蝶，在雪白飄飛的季節里搖曳……。”

雪蓮給我最後的E-MAIL，想因那宗律師謀殺引起國際的轟動，剛好那時我參與一環保組織赴婆羅洲雨林內陸

考察，回來後偶然在記事簿上讀到雪蓮的關切與慰問，當我回覆：「同名同姓不同人」，對方的網站不知道怎樣也關上了。

最後我只能在建盤上打下留言：「來自烏魯木齊心靈的問候。」期待雪蓮的網站重開……。許久許久都沒有得到回覆。我只好又在網絡寄語：“博格達峰的夏季，景色宜人，白云，雪山，冰川，水湖，還有含苞待放雪蓮花，令人賞心悅目，萬萬不可隨意摘采……。”

那時我已第三次入疆，尋找昔日舊情，翻越天山，觸摸博格達峰的夢幻。

昨夜再度於電視畫面見到「印尼發生第二次 8.7 大地震。」突然收到雪蓮的信息，原來她參與一國際人道救難組織，在災區已逗留了一個多月，正準備撤離，在我心上不禁黯然，引來陣陣漣漪。是否正如歌曲所唱：“從烏魯木齊出發的列車，搖晃無邊的惆悵，望著你揮手的身影，驀然警醒已離你而去……。”

(4.4.05)

(7.5.2005 重抄修改)

尋找阿里

那年我到了尼泊爾，來接我的導遊庫瑪，是一位尼泊爾人，人長得跟印度人沒什麼兩樣，可是卻講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原來他在尼泊爾大學副科修的是中國語文，而那中文系教授則是來自北京的中國人，難怪他滿口是標準京片子。

有次他問及我：「想不想到西藏拉薩一遊？」

「我沒心里準備，下次再說吧…。」

原來庫瑪的母親是來自拉薩的西藏人，而父親卻是道地尼泊爾人。因此，他久不久就往拉薩走一趟，拉薩是他的娘家。

在尼泊爾，我見到許多來自拉薩，流落在那里的難民，在向遊客售賣西藏土藥，古玩。有次有位老太婆問及我來自何方。我說我來自馬來西亞。

「哦，馬來西亞是一個美麗的國家」。說著她以感嘆的眼神望著遠方。

我則感到在國外有人贊揚我的國家，不管是否為商業關係還是什麼的，我總感到一陣光榮自豪，為此我向她買下一串佛珠，看到她那乾癟的手，我似乎看到西藏的風雨歲月，久久不能罷休。

到西藏走一趟，似乎成了夜間的夢迴，只是朋友一聽遠赴西藏，總有高山缺氧的顧忌，大家都打了退堂鼓，只是庫瑪時不時 E-Mail 給我，遞定有關的西藏資料，為此我也在電腦尋到不少有關西藏的網頁。

西藏是一片離太陽最近的高原，那里有神山，那里生活著一個世界最沒煩惱的遊牧民族，他們是天的子民，西藏的神秘震撼了我，迷惑了我。

就在今年八月，我單槍匹馬，遠赴這神秘的高原，我與來自深圳的攝影家老高相約，他曾先後以吉普車七次出入西藏高原，他是我的定心丸。

到了拉薩才知老高準備遠赴阿里，在今年寄給我的賀年卡中，順便問及想不想遠赴西藏攝影，我回覆說：聽你的吩咐？誰知他卻真的幹起來。

抵達拉薩幾天，卻不見他的蹤影，只好在浪漫老廟，圍繞著布達拉宮轉了一圈一圈。真的不敢相信我已經人在拉薩，浪漫地探訪這過去我的紫禁城，過去不是你想來就能來。在破曉的拉薩街頭，在一條通往河谷中，我遇見衣衫襤褸的法國女人。

她說「我還是一個五歲小女孩的時候，我就幻想著有一天穿越花園大門之外，一路啟程至到未知地。」

一直到 54 歲的今天，她才在漫天沙塵中來到童年幻想那片未知的土地。

她說：「我真的看到拉薩了。」

但拉薩並沒有為她敞開大門，那時西藏的封閉政策，拒絕了一切外人到訪。為了能走進拉薩，她把左輪手槍藏在衣服下面，找來了一個義子，兩人扮裝為乞丐母子朝聖者，混進了拉薩……。

在迷迷濛濛中，令人感到這一片神聖之地的統治者，

並不歡迎外人到訪，只是在一片沼澤地帶，我彷彿見到松贊干布的身影背後的吐蕃王朝，文氏公主從中原帶來了珍貴的佛塔。……

“啪”的一聲，亞歷珊單的《拉薩之旅》在我手中滑落，讓我驚醒，推開旅店的窗戶，正是日落時分，讓我看到落日餘暉下的布達拉宮，那輝煌的金頂被照亮了，這時整座屹立於山巒中的宮殿正像一座距離天堂最近的氣勢磅礴的宮殿。在我們看來布達拉宮不過像明信片的畫面一樣，是西藏的象征，但在朝聖者眼里，它卻是最高活佛所在地，是他們一生頂禮膜拜的聖地。

在拉薩等待的日子，我毫無目的在街上踟躕，走來走去則是去了大昭寺最多，在這裡我早已看到千年之前，這裡曾是一片湖泊了。

大昭寺的門前，永遠是黑壓壓，擠滿了磕頭的藏民。他們全是由遠處而來，有的甚至走了幾個月的艱苦行程，身邊僅帶乾糧和水，他們每天都在這裡五體投地磕頭膜拜，做同樣的功課，先是雙手合十高舉，雙膝跪地，伸開兩手把全部身心都撲在地上，用頭額叩下地面，然後重新起身，重新開始。

在大昭寺內我認識了一位喇嘛，他就是從四川磕長頭磕到了西藏，他光足著一雙腳，他說叩頭時赤腳才算是虔誠。見我跟著他，他看著我憨憨地笑，擺出了一般藏民的慈祥面孔。

他說他從四川的甘孜州德格縣一路磕過來，一個長頭接著一個長頭，已是風雨地磕了三年，他還告訴我：「我還要再磕三個月，一直磕到神山岡仁波齊……。」

「神山岡仁波齊？」

就是我要去的阿里時。

這時面對眼前衣衫襤褸的喇嘛，我還說什麼。

我語塞住了。

我被一種信仰力量所震撼。

一座山，怎麼會擁有如此魅力，把一個目不識丁的喇嘛從老遠萬里而來，從四川甘孜到西藏阿里的岡仁波齊，幾乎要翻越大半的青藏高原，眼前的這個土喇嘛卻要一路五體投地，一個長頭接著一個長頭地接過來。

終於我見到了老高，心里有點責怪他那漫不經心的態度。

「抱歉，我的車子在唐古拉山口拋錨，修了三天才上路。」接著他介紹身邊師傅，不像攝影家的形象。

「他叫菜鳥，是我們這次行程司機兼汽車維修員。」看了菜鳥那副德性，不知怎樣有點心猿意馬的感受。也許老高看出我的心思，忙著說：「別擔心，菜鳥曾七次出入阿里……。」

又是七次。

「他對那里周遭環境非常熟悉，還是一個熱心的追隨者。」

說來道去，原來那輛毫不起眼，陳舊不堪的老骨頭，還是過時的「豐田」，還是菜鳥的車。這次他出車兼維修與司機，老高出汽油，我則供應全部行程的帳篷與乾糧費用。

去不去？我心里不禁在嘖咕。

「到了西藏，不去阿里，等於沒到過西藏。」老高的聲音不禁在我耳中著響。

最後還是姑且一試。去？為了那里湖光山色，反正西藏之旅必定讓你氣喘噓噓，何苦又考慮那麼多。

於是第二天，我們一行三人決定準時出發，間中還有



兩位插隊者，他們並不是攝影發燒友，而是來自國外的洋人。

老高說反正車還有空位，一人收費美金五百，由此也引起我心中不滿，因為進帳是老高的口袋，本是欲計十五天的乾糧，臨時又多了兩人，怎麼辦？

老高則說：「我們只負責他們的行程。」一看原來他們的背包還包括個人小帳篷，水與乾糧，看來小氣則是我。

總算上路。「阿里……」我心中默默地喊著，就快泣不成聲了。

老高是我們帶頭大哥，自然名正言順與司機萊烏坐於前頭，我與兩位洋人則擠在後座，與乾糧，帳篷為伍。

奇怪的萊烏，他說不會講華語，只能說四川話，而我卻在半夜聽他說夢話，一口字正圓腔的京片子，那卻是一件離奇的事，唯有發生在西藏高原。

有次我忍不住向萊烏：「你去過阿里嗎？」

他以四川話回覆說：「沒有……。」

「到過西藏河？」

「沒有。」

「開車出過遠門嗎？」

「沒有。」

一連串幾個「沒有」把我嚇唬了。不過那已是踏入行程第三天了。

後來我打聽到原來那輛老骨頭，是客户棄於車廠的「廢車」，而萊烏憑他的「經驗」，把它修好上路，說著我真想從車中跳下來。

沒辦法，上了賊船，只好認命。而老高卻在旁說：「他會修車。」

行行走走，車也停停修修。中午過了羊卓雍錯，黃昏

到了守山古堡，途中一路盤山而上，坡陡拳急，當然一路上也讓我們嚇出冷汗。

「從左轉，不往右轉……。」

「快踩油門，煞車，煞車，你沒看到前面就是懸崖嗎？」

一路上老高在指指點點，大吼小叫，我真怕菜鳥一時嚇昏了頭，真的眼前一黑把車進了懸崖，而那兩位洋人一路上卻在打呼。

到了羊卓雍錯，也是西藏三大聖湖之一，看上去一片普通的高山湖泊，一點都不藍，其深綠顏色卻讓人昏昏欲睡，若不是背後有嘩啦著響的經幡，我幾乎忘記自己身在西藏了。

湖自有湖的傳說，傳說它是下凡仙女變的，我卻沒感受傳說的浪漫，有點失落。

一路上我們經過昂仁，桑桑，薩嘎和仲巴。我們已逐漸接近阿里了。一路上見到盡是泛綠河谷，羊群一掃而過。接著永遠也翻不完的大山。當然，我們那架破爛的豐田，也在半途中毫不爭氣地拋錨，維修後再上路。過後便是一律枯萎黃色大山，再也看不到生命的跡象，這時我突然想起在大召寺來自四川喇嘛憨憨的笑容，他想要以一拜三跪爬到神山岡仁波齊。

仲巴是日喀則與阿里交界的最後一個縣，在藏語文就是野犛牛出沒的地方。從那里開始，路也不像路了，好好的一條路卻變成一片凹凸不平的搓衣板一樣，我們的車子就像跳在路上，還有一路上充滿了沙丘，沒想到跳過之後，我們的車開始下陷，大家只好下來推車，那本來是稀哩嘩啦的老車，一經這麼折騰，卻把車門震落了。我們只好堅抓車門頂僅有一條橫樑。一路上我們只好把濕紙巾包住了臉。突然在路上我們見到一群藏族姑娘，就像一群穿著五



顏六色的仙子。大家立即喊停車，連臉上的紙巾也顧不得扯下，就舉起相機衝了過來，卻把這些姑娘嚇得掉頭就逃，她們還以為遇上一群強盜。

不過我們的老骨頭總算爭氣，一直堅持到帕羊。在「犛牛賓館」過了一夜。帕羊只是一個小鎮，鎮上除了幾十座圍牆的土房子外，還有一個紅色的轉經房，外邊則寫著許多我們看不懂的經文。

第二天清早，我在這裡轉了一圈，原來這裡是一個極點的地方，不僅是一大片綠色濕地，還能看到遠處的雪山，過了帕羊河，再翻過海拔5216米的馬悠木拉山口，這裡便是阿里的地界了。

過了帕羊河邊，橋已斷了。車子只好涉水而過，順利得有點過頭，再過就是馬悠木拉山，是日喀則與阿里的界山。站在5216米的山口，已能見到藍色的聖湖。

看到前邊一輛藏族司機，並沒直接把車子開過去，而是在湖邊按照順時針繞著經幅繞上圈，這是一種求平安儀式，菜鳥問及老高：「我們也繞三圈吧？」

「算了吧，我就不信邪……。」說著還怪笑一聲。

我哆嗦了一下，突然感到周圍的經幅，似乎停止抖動的一剎那。

我說：「我們還是入鄉隨俗吧。」

但我們的車子早已衝了過去。只是車沒開多遠，突然車窗外飛來了一小粒石子，不偏不奇擊中車窗，大家唉了一聲，接著另一粒石子也直飛而來擊中老高的嘴巴，老高慘叫一聲。

「停車，停車……」。把大家嚇得面如土色，緊接著車子的右後輪的螺絲飛走了四個。「肯定我們大難臨頭。」有人慘叫聲呼喊。

「回去，回去……。」老高一手掩著嘴巴，於是我們的車子只好倒好頭，按照順時針的方向，圍繞著湖上經幅轉了三圈。

這時眼前的湖顯得特別湛藍，那是一種聖潔的藍色，好似只存於傳說中的一種古神話的藍色，我的心靈似乎捕捉聖湖的感覺。

在白雲皚皚的木那尼峰下，那藍色的湖水恰似一條藍色的綢帶，映入我的眼簾，在這裡我忘了阿里的荒涼與不毛。這裡是人間天堂，雪山，聖湖，還有天上飛翔著的海鷗，地上淺淺綠色的草灘，星星點點的帳簾和唱著牧歌的藏民，沿途的風景迷惑了我們，使我們的車放慢了時速。

這裡的晚霞美艷迷人，並帶了幾分詭異，拍完晚霞之後，才驚覺天已是黑透了。這裡十點過後才日落，草地上呈現一片平靜。

這一夜沒有月亮，神山岡仁波齊被一片濃雲遮住，老高說如果天晴，可看到神山，但在第二天早上，神山依然沒露出它的雄姿。這一夜我幾乎未眠，這裡已是海拔4700多米，就是沒有高山反應，也感到胸悶氣短，夜里不斷有人走出外邊透氣，這一夜我真的沒聽到一聲打呼嚕，也許怕呼嚕聲褻瀆了神山的莊嚴吧？

早上起來，遇到一群印度朝聖者盤腿圍坐一圈，在一土台火堆，不知在舉行什麼儀式，後來才知他們為一70高齡死者祈禱，那老人就死在這轉彎的路上，不過從他的臉上卻看不出一份悲哀氣氛，只是默默地走在那里，使人感到人死在轉山路上，是否是一種造化。

前去扎達本來有一條大卡車所行駛的道路，但老高為讓我們從高坡上一睹氣勢恢弦的扎達士林的全貌，帶我們走上一條「秘道」，那是一條沒有標記的山道。



老高說他十年前去過。

「十年前？」我沒信心地問，因為眼前所走均是一片廢路。

「十年前早已是一條廢路。」老高慢里斯條的回覆，幾乎讓我精神崩毀，因為這條老路只有偶爾才會有我們這種近瘋子一般的攝影才有膽走過去。路已爛得面目全非，在坑坑窪窪的路面，則是一條極其險峻的盤山土路，前邊路彎就是萬丈深淵，山是土山，路是土路，一路上充滿了山洪衝擊的裂痕。

到了晚間九點許，奇蹟出現了。大家不禁嘩的一聲驚叫起來，這時心里都要感謝老高，是他帶領了我們，從俯瞰角度透視了整個扎達士林金貌。

從這裡看下去，士林就是一道道壁立千仞的土牆，瓦在這地之嶺，是那麼壯烈與輝煌，經過千萬年的風雨剝蝕，形成了一道道的洪荒般的林莽，確是不能以言語的形容，大家只好默默地望著天，望著天後邊的喜馬拉雅山。我們在那里坐著，期待最後一道陽光到來，當天照亮時，整個士林彷彿是火一般燃燒起來，至到天黑才依依不捨下山，抵達扎達縣城時，已是晚間三點。

我們在那里一呆就三天，這裡有一條名叫象泉河，從這裡緩緩流過。河邊有經幡，有長達百米的塔林，還有一座托林寺。這裡的黃昏最讓人留戀，那些光禿的山脈，在最後一夕陽照射之下，呈現了一道聖光照耀下把整座山都變得火紅。

距離扎達縣城以西 18 公里，有一古格王國，不過現在僅是一座殘留土山的廢墟，有誰想及天曾輝煌過七百年歷史。這是一個被埋於黃土沙塵中幾百年的文明。我們到訪下著毛毛細雨，是否在為我們敘述昔日那一段不為人知的

悲慘傳奇。

後來在網絡資料上才知，公元843年吐番為實行滅佛政策，引起王室中一系列動亂，終告崩潰，其中圍繞佛教的王室的人為躲避災難，逃到阿里地區建立王國，一共世襲三十五位王國，後來突然一天滅亡了，消失在這土地，一個擁有700年歷史，十萬人的王朝，在消失中成了人間一個謎。

在半山腰的幾座破廟，還存有鮮艷的壁畫，讓人在這遺址追思。那天我們下山，天上烏雲密佈，大家情緒低落，以為再也沒有什麼戲好做了。老高突然叫我們把相機一字排架好，向大家發號施令，「大家跪下求天吧！」大家一一跪下，希望奇蹟出現，過了幾秒，真的奇蹟出現。我們剛好爬起的時候，天邊雲層突然出現亮光，不偏不倚，正好投射在高聳的土山之上，一剎那，它變得透明亮麗，讓我們看到目瞪口呆，那失落的古格王國即然在眼前復活了，我耳中甚至響起人聲吵雜，牛群叫哮，但這道光芒只持續了一分鐘就消失了。這種奇蹟也只有西藏這塵天淨土才能相遇。

車子走了五天，抵達了岡仁波齊，也就是磕長頭朝聖者的終點。岡仁波齊在藏語是「神靈之山」。山下除了藏民，來得最多是印度人，他們之中貧富均有。富有的印度人，其裝備卡車，猶如一支登山隊，人們的轉山儀式就從這裡開始，是一種最虔誠的儀式。藏人說轉一圈，可洗清一生的罪孽，轉十圈可在五百輪迴中免受下地獄之苦，轉一百零八圈，卻可今世成佛，只因時間關係，心里很想追隨這些藏民一起轉一次神山，聽說徒步一般轉三天，如果磕長頭則需要十五天。

那天在神卜下，我們的「老骨頭真的病了。任憑司機

萊鳥怎麼修也不行，最後連他也病倒進入當地一家診療所，當然回不了拉薩，怎麼辦？

老高說他等待來自拉薩的貨車回拉薩之前，還想徒步到鬼湖一趟，而我則搭一家印度人的卡車經尼泊爾，再於加德滿都搭飛機回吉隆坡，而那兩個洋人早隨藏民一起轉神山，想不到我們阿里之前，卻得到回歸不同的結局。

回來一個月後，在我的網頁，突然接到老高的 E-Mail，簡單寫了幾句留言。

「如果有來世，我願轉世在絨布寺當一個喇嘛。」

絨布寺在那里？我翻了半天西藏地圖都找不到。後來老高的攝影集在台灣出版，他寄了一本作者親自簽名著作，就曾提及絨布寺。他寫著：“上到布絨寺時，珠穆朗瑪峰正從雲霧中露出，這裡正是仰望珠穆朗瑪峰最好地點”。

那年我再度造訪尼泊爾的時候，遠望珠穆朗瑪峰，我們正是從不同方向峰頂看到一縷白雲，天就像一條白色的旗幟。

(我多少有点遺憾就是沒有看到山峰的云旗)

那一夜，我們就像在絨布寺住下了。

5.12.2004

15.12.2004 重抄

後序

珍惜那一場昔日的風雨

01

因攝影關係，讓我背著相機走遍婆羅洲熱帶雨林，其詭異景象，實令人震撼無比。至到砂州內陸大量伐木，污染我心靈的山水畫簾，於是只好匆匆收拾行囊，告別與我依戀情深的山水。只是山林幽魂每於深夜讓我夢迴。重溫舊夢，昔日那場的風雨交加。「毒雨的傳奇」則是我心靈中的偶拾。記得多年前在我的詩集「一次橫渡的聯想」後語曾寫著「行於前邊的原住民嚮導告訴我，眼前每一株樹都有鬼魂，當樹被砍伐或枯萎時，也正是山魂離開的時刻，也是人類承受自然咒惡時。……」

02

也因攝影關係，讓我走出雨林，尋覓異國天空，探討當地人之風采另類。除了攝影畫面外，我也以不同文學體裁寫出我的感受。小說部份讓我陷入不同複雜錯綜情節。不同小說背景人物讓我踏遍邊陲千山萬水，體現山水自然美，實有「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感覺。



03

我雖數次到過中國西北草原，走訪關外沙漠，在天山山下和雅魯藏布江留下足跡。2005年到達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我的「西藏七日行」則是我真摯的告白，而我的「尋找阿里」這篇小說，則是未到「香格里拉」之前的虛擬，完全是心靈一派之旅的誇張。

04

2005年到過西藏拉薩，也學藏人一拜三跪走訪大昭市，布達拉宮，見證天葬的血腥。令人感嘆，草原上藏民的神奇。在小說整理出版之際，正是「3.14」西藏暴亂時日，打破了我「二次進藏」的計劃。確是令人不可思議，在天空火車行走的時刻，西藏早已邁入劃時代的新紀元，走在拉薩街頭，早已溶入中國現代化的開放，市容整齊清潔，也不知為何偏有人想讓歷史回魂，再次讓西藏走入解放前農奴時代的夢幻。在新疆天山腳下，讓我徘徊在那里的山林綠青茂盛，讓我再次想起家鄉雨林的輓歌。

27.04.2008

101

山入海，天下皆通衢也。肇庆地处西中腹地，战略地位重要，历史上曾为岭南重镇。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是岭南名山之冠。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岭南文化之根。这里人才辈出，文墨飘香，是岭南文脉之源。这里更是我们肇庆分校的摇篮，是我们共同成长的家园。

102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我们的奋斗足迹。在这二十年的岁月里，我们经历了风雨，也收获了阳光。我们从一个小小的起点，走到了今天这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爱，更离不开每一位师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我们将继续秉承“厚德博学，知行合一”的校训，为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而努力奋斗，为肇庆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这二十年的岁月里，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社会的转型。我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走到了今天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坚持和努力，更离不开我们的梦想和追求。我们将继续秉承“厚德博学，知行合一”的校训，为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而努力奋斗，为肇庆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毒雨的傳說」是作者繼「荒山月冷」，「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後第三本小說集。小說範圍突破了熱帶雨林的詭異，深入到中國西北的另類天空。小說主抽仍然以環保意識，山水命運有關，它是一段以文字紀錄，鏡頭聚焦的心靈之旅。

即將出版書籍

(1) 翻山越嶺（散文集）

（拉讓盆地叢書 26）

(2) 我的作品（攝影集）

(3) 文集20（拉讓盆地叢書27）

ISBN 978-983-9508-12-3



9 789839 508123



20周年纪念
诗巫中华文艺社

2008